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之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曹錫寶

通政使司副使<sub>臣</sub>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sub>臣</sub>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葉蘭

謄錄監生<sub>臣</sub>高士彥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之下

明何楷撰

周成王之世詩

振鷺

禮記作振羽

周成王時微子來助祭于祖廟先習射

于澤宮周人作詩以美之

此詩與有瞽有客皆一時之

為微子也微子之封宋也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

于王家故有客之詩曰亦白其馬商尚白也鷺乃白

也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作微子之命是則微子之封宋也自成王始命之而詩大雅文王篇乃周公所作以訓成王者其曰商之孫子侯服于周厥作裸將常服黼鬁白虎通謂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于周此以知微子在成王時來助祭也何以知其習射于澤宮也禮天子將祭必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此詩言西雖雖者天子之辟雖正澤宮也此以知其為將祭而先習射也澤宮自習射而外亦有以他事至者與曰有之其一為郊祀家語及郊特牲皆云卜郊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其一為養老樂記云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然則此客之在西雖也何以知其不為彼二者而至與曰以有瞽之詩例之彼祭祖廟之詩也而曰我客戾止此亦曰我客戾



止大抵同時咏耳故知其為助祭祖廟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

冬韻薛君章句作雍

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冬韻

興中有比也振錢氏云自振其羽也鷺毛傳云白鳥也陸璣云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春鋤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大小如鷓鴣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陸佃云鷺步于淺水好自低昂故曰春鋤色雪白頂上有絲毵然長尺餘欲取魚則弭之亦或謂之白露今人畜之極有馴擾者每至白露降日則定飛揚而去不可復畜矣俗說雌雄相眄則產羅願云鷺潔白而善為容其集必飛舞而下其翅背上皆有長翰毛江東人取為接離海錄云一名帶絲禽格物論云一名屬玉雝當通作離王氏云辟廡也辟廡有水鷺所集也辟廡解見靈臺篇朱子云先儒多謂辟廡在西郊故曰西雝王應麟云即旋丘之水其

學即所謂澤宮也鄭玄云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  
得其處也我客微子也尊之曰客親之曰我客愛敬兼  
至也按有客之詩序以為微子來見祖廟左昭二十五  
年宋樂大心曰我于周為客然則此客之為稱微子明  
矣孔穎達云客者敵主之言諸侯之于天子雖皆有賓  
客之義但先代之後時王偏所尊敬特謂之客戾通作  
麗說文云旂行也止息也戾止據西雝而言我客與眾  
諸侯來助祭者偕行而止息於此將習射以與祭也斯  
指鷺也容自禮物言之如車旂服御之類從其先代所  
尚亦如鷺色之潔白然也孔云受命之祖皆聖哲之君  
故能克成王業功濟天下後世子孫無道喪其國家遂  
令宗廟絕享非仁者之意也故王者既行天罰封其支  
子爵為上公使得行其正朔用其禮樂所  
以尊賢德崇三統明王位非一家之有也  
在彼無惡

鳥叶遇韻  
故翻

在此無斃

叶遇韻都故翻中庸  
及薛君章句俱作射

庶幾夙夜以永

終譽

叶遇韻讀如裕俞戎翻辭惡猶怨也

說文云解也謂恩禮衰替也錢天賦也彼此主客相對之

錫云為勝國之遺易起猜嫉在革命之際易生厭薄陳氏云在彼不我以革其命而有惡于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于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輔廣云在彼無惡其心公也在此無數其心厚也公則順天厚則盡道萬尚烈云說者於有客章以白其馬追琢其旅為在彼無惡以去而留追而綏為在此無數曰庶幾者期望之也夙夜乃循環無窮之意永說文云長也終者對今之辭譽說文云稱也此日彼此各盡其道固為人所稱譽矣自今以往庶幾時時如此而後可以終有此譽成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又曰以蕃王室毗予一人俾我有周無數皆此意也中庸云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

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引詩之意謂君子與天下精神意慮兩兩綰結無時不然故能終譽亦與此詩意彷彿相近陳際泰云仍以國制而不改周以後無此也待以客禮而不臣周以後無此也微子之命猶有戒勅之辭至振鷺而益渾融矣無惡無斃夙夜終譽之語抑何愛而婉也若惡傷其意者然噫嘻後世無望此矣當塗之待山陽典午之待歸命始終保全其去古猶近乃劉豫獨何心也哉羅泌云武王既勝商殺紂即武庚而立之夫弔其民誅其君而乃立其子獨不以其他日之將不利而廢之此周之至德也及武庚之作難三監淮夷並起應之當此之時周之事亦洵矣周公于是焉濯征龜代至久而後克之茲宜深監武庚之事而乃更立商王之元子微子啟夫以微子之賢吾君之子顧乃使之代商後而邦之宋宋為故亳商之舊都民之被其澤者固未忘也使微子而非人少異其志則全商之地確非周矣而成王周公方且晏然命之統承先

王修其禮物不少為疑而宋之臣人卒以安堵非聖人之盛德能如是乎于以是知立國惟在于賢而不在于疑之多也秦漢而下不原仁義而徒汲汲以防虞天下為心豈不大可慚哉禮仲尼燕居篇子曰禮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猷猷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闕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止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注謂振羽即振鸞徹以振羽者言禮畢徹器之時歌振鸞也在彼無惡在此無數主賓歡洽於斯為盛故歌之

### 振鸞二章章四句

舊作一章八句序及蔡邕獨斷朱傳皆以為二王之後來助

祭之詩鄭玄云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按書傳云天子存二代之後與已三所以通夫三統立

三正郊特牲亦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而已然又有所謂三恪者何鄭駁異義曰三恪尊于諸侯卑于二王之後則祀宋以外別有三恪樂記曰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蓊帝堯之後于祝帝舜之後于陳所謂三恪者其是乎惟杜預云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此解未確陵川郝氏曰三皇始制封建著為令諸侯有罪方伯連帥請于天子而征之天子無道三恪之國徧告方伯連帥率天下諸侯而伐之此三恪所從來矣左傳曰武王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蓋蓊祝待陳而備非祀宋待陳而備也若夫二王之後亦有隆殺左傳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也于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女叔侯曰祀夏餘也子太叔曰夏肆是屏此雖以其後世即東夷故然周之尊祀不及其尊宋

明矣此詩以振鶯發咏明是以宋從殷尚為言固  
非無杞申培說但以為先代之後助祭于周而勞  
之之歌混稱先代了無主名要是夢論朱子又云  
者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  
祭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酬之禮既畢然後  
亞獻至獻畢復受胙如此禮意甚好有接續意思  
到唐時尚然今併受胙于諸獻既畢之後主與賓  
意思皆隔了黃光昇駁之云按正祭時未有獻助  
祭之臣之樂歌者統於尊也祭後歸諸侯賓客之  
俎獨留同姓燕飲亦未見二王之後在此想別日  
燕飲故歌此詩耳漢一之亦謂疑此微子來朝始  
至而王燕勞之所奏之樂歌今按果如所說則此  
詩當班在雅中不得列之于頌且西雖二字竟無  
著落李本又謂此詩必專為武庚而發蓋武庚庸  
愚不知天命故欲使之觀樂辟難以養德庶幾其  
能忠順耳鄒忠肅亦以為周之嘉客孰先武庚作

賓王家豈微子哉是皆鑒  
空無據之談不足信也

有瞽成王大禘也合諸樂于太廟奏之微子以客禮

來助祭詩人紀述其事

序云始作樂而合乎祖也朱傳及申培說因之愚按序意

謂成王至是始行合祖之禮大奏諸樂云爾非謂以新樂始成之故合乎祖也合祖者禘祭之謂其禮有二曰時禘曰大禘王制曰天子犂禘禘嘗禘四時之祭惟春禘不禘夏禘秋嘗冬烝皆禘此時禘也對大禘而言亦曰小禘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此所謂大禘也小禘止及未毀廟之主大禘則并及于毀廟之主以禮文徵之禮器曰周旅齔六尸此天子之禮也曾子問曰禘于太廟祝迎四



廟之主此諸侯之禮也夫天子旅酬止于六尸諸侯迎主止于四廟則小祫之僅及于未毀廟之主明矣杜預曰逸禮記祫于太廟之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此則大祫并及于毀廟之主與公羊說脗合者也但大祫年月經無明文鄭玄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廟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禘一祫杜佑闡其說謂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有慶集之歡死亦應備合食之禮緣生以事死因天道之成而設禘祫之享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按喪畢而致新主于廟謂之吉禘公羊解大事為大祫即吉禘也雖其以新主合于舊主不妨得祫之名而大祫自有大祫之禮未容以吉禘當之至鄭氏所謂禘祫相因蓋本于公羊傳五年而再殷祭之說楊氏闢之謂殷祭乃大祫之祭也五年而再殷祭即三年一祫五年再祫猶天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耳于禘祭于何與此其說

殊朗然可信乃大禘之月崔靈恩則謂祭以秋以合聚羣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東漢張純則謂禘以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二說意頗相近而未知孰是至此詩之所以定為大禘者以楚茨禘嘗之詩也則有祝祭于枋之語信南山禘烝之詩也則有是烝是享之語而此詩但渾言先祖是聽而已非大禘而何嘗考竹書成王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太廟初用勺意者其即此時乎抑又有疑焉王制所謂禘禘者夏祭也自周公升禘為大祭更名夏祭為禘先儒謂禘祭以樂為主故其字从龠龠者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是詩所舉不及品物惟悉數樂器而已則謂即禘禘之祭亦無不可請以俟知者

有瞽有瞽

虞韻

在周之庭

豐氏本作廷

設業設虡

叶虞韻讀如枸果羽翻

崇牙樹

樂書作植

羽麇應田

爾雅周禮注豐本俱作棘

縣鼓

麇陸德明韻本豐本

俱本

磬杙圉

叶麇韻讀如麇魚矩翻豐本作啟

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叶

韻讀如蹠

喤喤厥聲

庚韻

肅雝雝

禮記作雍爾雅注作雍

和鳴

祖是聽

豐本作聒

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庚韻

賦也聾說文云目但有朕也徐鍇

此有聾毛傳以為樂官也重言有聾者見所有者非一

聾也鄭玄云聾矇也目無所見于音聲審也周禮上聾

四十人中聾百人下聾百六十人有眡矇者相之陳賜

云耳目形也聰明神也聾矇者其神在目不在耳故以

之司視而掌火聾矇者其神在耳不在目故以之司聽

而鼓樂其使人也可謂器之矣傳曰黃帝使神聾考中

聲夏書曰聾奏鼓禮曰御聾幾聲之上下詩曰矇聾奏

公國語曰矇瞍修聲則瞽矇之職自古以固然非特周也在周之庭孔穎達云皆在周之廟庭也黃佐云曰周庭則非復商之庭矣陳暘云有瞽有瞽魚工中下瞽而言之也其來則大司樂詔之其歌則太師帥之相之則在眡瞭焉孔子言相師之道豈非眡瞭之職與在周之庭蓋有眡瞭相之不特及階及席而已又韓詩外傳云太平之時無瘠癯跛眇疴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無襁負之遺育然各以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焉用賢而已矣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紂之餘民也此全非詩旨設說文云施陳也从言从爻爻所以驅遣使人也業虞解見靈臺篇毛云植者為虞橫者為桷業大版也所以飾桷為縣也捷業如鋸齒孔云虞者立于兩端桷則橫入于虞其桷之上加之以業所以飾此桷而為懸設也桷亦作翼又作筍按考工記有鐘虞磬虞而說文解虞為鐘鼓之拊則鐘鼓磬皆有虞也其所以懸則在于業也設業設虞乃謂

設業于所設之虞耳崇牙業上之飾毛云卷然可以縣也孔云掬之上加以大板側著于掬其上刻為崇牙似鋸齒捷業然故謂之業牙即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繩于上故言可以為懸也樹羽毛云置羽也朱子云置五采羽孔云置之于筍虞之上角按禮明堂位篇云夏后氏之龍箄虞殷之崇牙周之璧翬據考工記筍飾以鱗屬故曰龍箄虞也殷又于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掛懸統名曰崇牙者以牙為業之上齒所處者高故也璧翬者注謂周人畫繪為翬樹于翬之角上載以璧垂五采羽其下也陳暘云筍之上有業業之上有崇牙筍之兩端又有璧翬鄭氏謂載璧垂羽是也蓋筍虞所以架鐘磬崇牙璧翬所以飾筍虞夏后氏飾以龍而無崇牙商飾以崇牙而無璧翬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故周頌曰設業設虞崇牙植羽是也爾雅云大鼓謂之鼗小者謂之應毛傳訓應為小鞀孔云此大射禮應鞀也田通作鞀鄭云應鞀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孔

云幰字以東為聲聲既轉去東惟有申在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愚按書君奭篇申勸文王之德禮記亦訛作田觀文王之德申田相混鄭孔之說可信陳祥道云大射有朔聲應聲詩又以應配幰則朔聲乃幰鼓也以其引鼓焉故曰幰以其始鼓焉故曰朔是以儀禮有朔無幰周禮有幰無朔猶儀禮之玄酒周禮之明水其實一也鄭氏以應與幰及朔為三鼓恐不然也大射建鼓南鼓應聲亦南鼓而居其東建鼓東鼓朔聲亦東鼓而居其北則聲與鼓皆建而聲常在其左矣朔作而應應之朔在西應在東則凡樂之奏常先西矣按周禮太師職云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幰大饗亦如之小師職云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是則鼓幰擊應皆在堂上擊拊之時而鼓幰職于太師擊應職于小師則應比幰為賤矣儀禮應聲朔聲舊說謂應聲者應朔聲也朔者始也先擊朔聲次擊應聲然則堂下鼓幰與堂上之擊

拊同時而擊應繼鼓輦而起亦取其與輦相應故名應耳陳暘云於歌言登則知管之為降於管言下則知歌之為上堂上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在乎奏鼓輦舜之作樂言下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在乎奏鼓輦舜之作樂言拊詠於上言鼗鼓於下樂記亦曰會守拊鼓蓋拊為衆器之父鼓輦為衆聲之君以拊為父凡樂待此而作者有子道焉以鼓輦為君凡樂待此而作者有臣道焉又云堂下之樂以管為本器之尤小者也應之為鼓輦之尤小者也禮器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作樂及其小者乃所以為備也太師大祭祀擊拊鼓輦亦此意歟當堂上擊拊之時則堂下擊應鼓輦以應之然後播鼗而鼓矣應施于擊拊又施于歌徹其樂之終始歟縣鼓毛云周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縣鼓陳暘云昔少昊氏造建鼓夏后氏加四足商人貫之以柱周人縣而擊之縣鼓本出于建鼓則縣鼓大鼓也應田縣鼓先小後大所以為備樂也愚按路鼓鼗鼓皆為

大鼓以周禮考之則此縣鼓乃路鼓陳祥道以為晉鼓非也周禮鼓人職云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此祭宗廟故知為路鼓也靴鄭玄云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劉熙云靴導也所以導樂作亦作叢爾雅云大叢謂之麻小者謂之料又作鞀月令云修鞀鞀先儒謂小鼓有柄曰鞀大鞀謂鞀愚按此叢即路叢也周禮大司樂職云雷鼓靈鼓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靈鼓靈鼓夏日至於澤上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路鼓路鼓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陳暘云叢於鼓為小所以兆奏鼓者也鼓以節之叢以兆之作樂之道也鼓則擊而不播叢則播而不擊雷鼓靈鼓六面而工十有二以二人各直一面左播叢右擊鼓故也靈鼓靈鼓八面而工十有六路鼓路鼓四面而工八人亦若是歟商頌言置我鞀鼓則鞀與鼓同植非有播擊之異與周制差殊矣



鬻子曰禹之治天下也縣五聲以聽曰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呂氏春秋曰武王有戒謹之詔繇是觀之欲誠者必播鞀鼓矣蓋鞀鼗奏鼓者也作堂下之樂必先鼗鼓者豈非樂記所謂先鼓以警戒之意歟又云鞀鼓二者以同聲相應故祀天神以雷鼓雷鼗祭地祇以靈鼓靈鼗享人鬼以路鼓路鼗樂記亦以鞀鼓合而為德音周官少師亦以鞀鼓并而鼓之也磬頌磬笙磬也陳陽云大射之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西階之西頌磬東面蓋應笙之磬謂之笙磬應歌之磬謂之頌磬笙磬在東而面西頌磬在西而面東頌磬歌于西是南嚮北嚮以西方為上所以貴人聲也笙磬吹于東是以東方為下所以賤匏竹也大射鼗倚于頌磬西絃頌磬在西而有絃是編磬在西而以頌磬名之特磬在東而以笙磬名之又云鼗堂下之樂也磬堂上之樂也堂下之鼗播則堂上之磬作矣故眡瞭以播鼗為先而擊頌磬笙磬次之商頌言鞀鼓淵淵繼之依我磬聲亦是意

也祝毛云木控也郭璞云祝如漆笏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圍通作敵毛云揭也郭云形如伏虎背上有一十七鉏鋸刻以木長尺櫟之虞書云合止祝敵蔡沈云始作也則擊祝以合之及其將終也則櫟敵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陳祥道云祝方二尺四寸陰也敵二十七鉏鋸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固天地自然之理徐光啟云祝之制中空蓋聲之所出以虛為本也敵之制中實蓋聲之所止則歸實也王邦直云樂記曰聖人作為控揭祝敵控揭皆一物而異名不言祝敵而言控揭者祝以中虛為用而聲出焉故又謂之控敵以伏虎為形而聲伏焉故又謂之揭蓋聲之出也樂錄之合聲之伏也樂錄之止焉亦陰陽之義也陳陽云執所以兆奏鼓堂下之樂也磬則上聲而遠聞堂上之樂也堂上堂下之樂備奏其合止有時制命于祝敵而已既備者鄭云懸也陳也皆已畢也奏者動作之義此則指金奏而

言凡樂必先奏鐘以均諸樂所謂鐘即十二律之鐘也  
以周禮大司樂考之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  
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  
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  
先祖此詩言先祖是聽則其所奏可知也賈公彥云奏  
者奏擊以出聲故據鐘而言歌者發聲出音故據聲而  
說亦互而通也欲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鐘以均諸樂是  
以鐘師云以鐘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鐘次擊鼓論語云  
始作翕如鄭云始作謂金奏也陳賜云言奏則堂下之  
樂言歌則堂上之樂春秋傳曰晉侯饗穆叔奏肆夏歌  
文王大明縣又曰晉侯歌鐘二肆取半以賜魏絳則奏  
之與歌雖有堂上下之辨其實不離于六律六同也按  
六同即六呂也樂叶圖微有云撞鐘以知君鐘調則君  
道得得非謂鐘所以均樂故以為諸樂之君與又按周  
禮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大司樂職亦云

凡大祭祀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  
出入則令奏昭夏彼所謂奏雖兼用鐘鼓而以金為主  
故名金奏則此詩云乃奏或即指三夏之奏亦未可知  
要之當據鐘而言也蕭郭璞云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  
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籥爾雅云大籥謂之  
言小者謂之筴陳暘云謂之言以其管二十四無底而  
善應故也謂之筴以其管十六有底而交鳴故也孔云  
易通卦驗云籥長尺四寸風俗通云籥參差象鳳翼十  
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小故也要是編  
小竹管為之耳管以筴言與商頌嘒嘒管聲不同笙之  
為物列管匏中施簧管端以管為用者也觀執競篇言  
磬筦將將明管與磬之相應也磬管之相應者惟笙磬  
耳笙磬者應笙之磬鼓鐘之詩曰笙磬同音蓋亦指此  
蓋可以明此管為笙之管也又按陰竹之管用於宗廟  
周禮固有明文愚獨以此詩備舉衆音不應缺匏故定  
主前說舉說文云對舉也籥管之樂俱在堂下備舉而

作之則堂下之器無或遺者矣上文但述樂器之名而已此或言奏或言舉互相備也陳暘云周官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小師掌教鼓鼗祝敔頌簫管瞽矇掌播鼗祝敔頌簫管是皆先鼗而磬次之先祝敔而簫管次之是詩言執磬祝敔繼之簫管備舉固作樂之序也論備樂而不及舞者舞所以節八音也言八音則舞舉矣噶噶厥聲二句以堂上之樂言噶噶說文云小兒聲詩其泣噶噶是也毛傳解鐘鼓噶噶為和也按老子云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終日號而嗑不嗟和之至也正噶字義疏厥聲人聲謂登歌也周禮大司樂職云九德之歌于宗廟之中奏之太師職云大祭祀帥瞽登歌瞽矇職云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陳暘云聲樂之象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象形而上器形而下故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肅敬雍和也舊解如此但雍字說文不載其訓為和義亦未詳如通作饗則取煎和五味之和或通作雖則取雖渠音聲之和耳和說

文云相磨也作去聲讀乃唱和之和增韻云凡出聲者皆曰鳴和鳴指琴瑟言琴瑟之聲與人之聲相應而鳴肅肅然使人敬雍雍然使人和也記曰樂在宗廟之中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敬于此見矣按周禮小師掌教絃歌鄭云絃謂琴瑟也歌依詠詩也賈云工歌詩依琴瑟而詠之詩即詩傳云曲合樂曰歌也故鄉飲酒之屬升歌皆有琴瑟也若不依琴瑟即爾雅徒歌曰謠也陳暘云嘗考之虞書琴瑟以詠則琴瑟之聲所以應歌者也歌者在堂則琴瑟亦宜施之堂上矣又云古之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而堂上之樂作矣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而堂下之樂作矣琴瑟作于堂上象廟朝之治簫管作于堂下象萬物之治或問子何據而以肅雍和鳴指絃歌也曰吾有所本之也周禮鄭司農注引古樂詩曰勅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雖無怠無凶所謂悲指琴瑟也樂記曰絲聲哀哀以立廉悲之義也所謂誦即歌

也文王世子春誦注謂歌樂以配樂而歌故云歌樂也  
合悲與誦並奏而期之以肅肅雖難則是詩之所指肅  
雍其為堂上之絃歌明矣樂記篇子夏曰鄭音好濫淫  
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  
者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雍和鳴  
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愚按此詩所紀大合諸樂唯有七音應田縣鼓鞀革也  
磬石也祝敔木也乃奏金也簫竹也管匏也和鳴琴瑟  
也但不及土陳暘云八音以土為主故虞書樂記之論  
八音皆不言土又云左氏傳曰為之七音以奉五聲左  
氏為七音之說蓋八音耳八音以土為主而七音非土  
不和故書之益稷禮之樂記其言八音皆虛其土猶大  
衍之數虛其一也大衍之數虛其一無害為五十七音  
之數虛其土無害為八音也又云詩書不言土音易于  
比離坎獨言土不及七音者蓋八音以土為主猶五事  
以思為主也故七音非土不和土非七音不備詩書舉

七音以見土推用以見體也易舉在以見七音明體以見用也自先祖是聽以下蒙上文亦皆主堂上而言觀書益稷篇言琴瑟以詠而屬以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等語可見若鳥獸蹠蹠鳳凰來儀則繫之堂下之樂矣先祖謂后稷也周官大司樂先妣文在先祖之上此但言先祖不及先妣故知斷自后稷也后稷而下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得合食于廟謂之祫祭成王之禘武王亦當與焉而但以先祖總之者統于尊也我客戾止與振鷺篇義同劉公瑾云虞賓在位則舜之作樂以此為盛我有嘉賓則商人作樂以此為盛我客戾止則周人作樂以此為盛也永說文云長也樂有聲有形先祖神也神以聲感故曰聽我客人也人以形感故曰觀此皆兼及衆樂非止絃歌特以尊神貴人故言之于堂上耳成朱子云樂之一終也按樂以象成故曰成舜樂九成武樂六成永觀厥成猶云自今以往我客來助祭觀樂于周末之有艾焉而已陳賜云武樂六成周始作



備樂而合乎祖不過主大武而已記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武樂之成終于崇天子戾止而觀成得非所以崇天子之意歟商頌我有嘉賓亦不夷憚同義

### 有瞽一章十三句

蔡邕獨斷云始作樂合諸樂而奏之所歌也詩固不為始合樂

作果為始合樂作也則無助祭之事我客何以來歟鄧元錫又引或人之說曰序所云合于祖者謂合于樂祖祭瞽宗樂歌也夫然則篇中明有先祖是聽之語將何以稱焉子貢傳但存瞽合二字而其餘闕文

### 武大武一成之歌

出申培說

首紀北出伐商之事為武樂

六成之始故專得武名在九夏中疑即納夏亦名為

遏

序云奏大武也唐孔氏及朱子皆謂周公象武王之功作大武之樂蓋本于明堂位篇言周公攝政

六年制禮作樂之說武王以武功定天下故樂以武名四代之樂如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皆稱大者以功成作樂為一大事故耳樂記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鄭玄云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賈公彥云舞人須有限約立四表以與舞人為曲別也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為一成從第二至第三為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為三成舞人各轉身南向于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為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為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為六成陳祥道云周都商之西南商都周之東北故舞始而北出則出表

之東北以商居東北故也三成而南則入表之西去  
以周居西南故也疆南國然後可得而分治分治然  
後可得而復綴分治繫于臣故散而為二復綴統於  
君故合而為一陳暘云文舞九成武舞六成何也曰  
二與四為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一三五為九而  
乾用之參天之數也文樂陽也其成以參天之數武  
樂陰也其成以兩地之數亦節奏自然之符也又云  
周官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  
武奏大武歌是詩而舞之可知矣記有言八佾以舞  
大武語其數也朱子玉戚以舞大武語其器也冕而  
舞大武語其服也周官樂記皆先大夏後大武以世  
次先後言之祭義明堂位皆先大武後大夏者尊時  
王之制故也古者帝王之于天下入則揖遜出則征  
誅其義一也然以文得之者必先乎文以武得之者  
必先乎武各適其時故也又季本云天子廟樂禮宜  
九成意必尚有文舞九成如禮記所謂八佾以舞大

夏者不在此武舞六成之數歟愚按聲以節舞唐賈氏謂詩為樂章與舞人為節是也序于象舞大武皆言奏然象舞管奏也大武疑即納夏乃九夏之一則金奏也大武之所以疑為納夏者以國語別名為過而篇中有勝殷過劉之語知之詳見時邁篇小引下

於皇武王無競維

左傳作惟烈

通篇俱無韻

賦也於歎

鳥音

之稱即所謂皇王也無競維烈義與執競同愚按此二句乃隱括武樂六成之起語舊說專主克商言亦通左宣十二年晉師救鄭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為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維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一說季本云無競者不爭而不見其強也言大哉武王之功不以力爭天下維以德服之執競而無競者也萬尚烈云人知武王之烈而不知武王之烈以無競也皆通

允文允武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賦也此推言武王之善繼述也黃佐云文王在周也功德最盛故天作頌太王而下及文王武頌武王而上及文王蓋太王之功非文王無以底于成武王之功非文王無以肇其始允說文云信也允文王文言信哉有文德之文王也文王之文德于愛民而不忍殘民上見之惠鮮懷保視民如傷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克能開啟也後後人也克開厥後鄭玄云能開其子孫之基緒也與下文爾功對看三分有二肇造區夏是也嗣說文云諸侯嗣國也字从冊从口司聲徐鍇云按尚書史祝冊謂冊必于廟史讀其冊故從口會意嗣武受之鄭云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也孔云既言文王開後即云嗣武受之其文相承故以為嗣子武王也勝殷遏劉擬議之辭必勝商而後可以遏劉武王之北出伐商為是故也殷指紂也商自盤庚後改稱殷遏爾雅云止也說文云

微止也徐云繳統使止也劉本作鎔說文云殺也遏劉  
有以止紂殺言者有以武王自止其殺言者其實二意  
皆有紂之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固為殺機紂既播虐則  
武之干戈必不可戢弓矢必不可橐亦殺機也獨夫一  
殄而殺機杜矣此勝殷之所以不容已也武成曰子小  
子敢祇承上意以遏亂略孟子曰救民于水火之中取  
其殘而已矣皆此意也李氏云大武之意在于止戈大  
武之詩在于止殺者鄭云老也按曲禮云六十曰耆汲  
冢周書及史記皆載武王告叔旦曰惟天不享于殷發  
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此則武王以耆歲伐殷之明據  
也定即天下大定之定爾功者克開厥後之功對上文  
文王言故稱文王為爾鄭云年老乃定汝之大功言不  
汲汲于誅紂按書武成篇王若曰惟先王建邦啟土公  
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  
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  
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此所謂

定爾功者也然以除暴救民安定天下則武之為武亦  
不出于文之外矣徐光啟云文王事殷守其常也武王  
伐紂通其變也紂惡已稔天下歸心武王于此勢不得  
以已也不得已而為之乃所以善承其變之節也二聖  
于此易地皆然故曰聖達節夫子為之廣其說曰善繼  
善述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而子思子引之以明中  
庸之道中者隨時處中之謂也嚴云殷虐未除則文王  
之文德未能盡達于天下非武王之武無以成文王之  
文也武頌言文王之德不可無武王之功為奏大武而  
言之維清言周之成功皆本于文王之德為奏象舞而  
言之各有攸當也

## 武二章一章二句一章五句

舊只作一章七句按  
左傳引者定爾功一

語為武之卒章故知當分二章也朱子誤引傳以  
此為大武之首章今考傳文乃卒字非首字蔡

邕獨斷云周武所定一代之樂之所歌也按左宣  
十二年楚莊王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  
櫜弓矢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  
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竹書載  
武王十二年作大武樂呂氏春秋云武王即位以  
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于牧野歸乃薦  
俘馘于京太室乃合周公為作大武墨子亦云武  
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武象武即大武  
也諸說俱相脗合朱子謂篇內已有武王之諡則  
其說誤矣愚按周禮言舞大武意者大武之舞已  
作于武王之世特其詩未備及周公時乃始成之  
耳愚于武賚桓三詩外更定勺為大武之再成般  
為大武之四成時邁即肆夏為大武之五成合此  
六詩而大武六成之樂章俱無欠闕真千古快事  
然亦非強為之附會牽合也或又因左傳以耆定  
一語為武之卒章則所引其三其六當在其前何



以綴之于後斯可以見此語但是武詩一篇之卒章而非大武全樂之卒章瞭然無疑矣子貢傳闕文

酌

儀禮禮記漢書風俗通樂書申培說豐氏本俱作勺左傳荀子俱作汔白虎通作酌合

告成

大武也

出序

周公所作言能斟勺先祖之道也

出應劭風俗通

又班固漢書同但勺上無斟字顏師古云勺讀曰酌酌取也

是為大武之再成象

武王滅商之事亦名武宿夜

大武之舞作于武王之世而樂章未備周公先

後祿取諸詩可與舞容相附者以為之節至最後酌詩作而六成之樂章始完故序曰告成大武也竹書成王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太廟初用勺其即告成之日乎張子謂勺是周公制禮樂時于大武有所增添

其說是也乃朱傳謂此詩與賡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擬取樂節之名今按勺字說文訓為挹取則固有其義矣酌只當依儀禮禮記諸書通作勺先祖則指文王也周公何以稱文王為先祖以此詩作于成王之世主成王而言耳其曰斟勺先祖之道者以末二句取之詩意與武篇文義相屬彼曰嗣武受之勝殷遇劉此曰載用有嗣實惟爾公武王勝殷遇劉乃以嗣文王至公為民之心非富天下也所謂挹取先祖之道者如此禮祭統篇云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于裸聲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孔穎達云武宿夜是武曲之名皇氏云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熊氏云此即大武之樂也今按詩中言遵養時晦即宿夜之說也至純熙而大介則甲子昧爽之事也戎衣一著而遂滅商自是周有天下故諸舞之中莫重于此或引左傳隨武子云勺曰於鑠王

師武曰無競維烈以爲與武並言疑洵不在武樂六  
成之數不知武爲俱是樂章之名其金樂則名大武  
非謂武之一章可以盡之不然何  
以三章別名賚六章別名桓也

於

音鳥

鑠王師

支韻

遵養時

豐氏本作

晦時純熙

支韻

矣是用

大介我龍

豐本作寵

受之

支韻

蹻蹻王之造

豐本作下

載用有

嗣

叶支韻

實維爾公

允師

見上

賦也

於數辭

鑠即

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王師武王伐商之衆也八  
百諸侯皆已從周紂所有者惟畿內耳武王一旦稱兵  
臨之外援已絕內勢將潰其象猶之鑠也遵說文云循  
也循道而行以達于商郊也養謂養威蓄銳不遽戰也  
晦爾雅云冥也時晦謂時當晦冥即停止宿夜之事也  
書武成篇言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周語伶州鳩言

王以二月癸亥夜陳者指此樂記孔子曰總干而山立  
武王之事也又曰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也皆謂是  
時故舞象之也又左宣十二年晉師救鄭隨武子曰兼  
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均  
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其解詩書俱誤純之言  
全音之近也熙爾雅云光也時純熙矣謂辨色大明之  
時詩之所謂會朝書之所謂甲子昧爽者也介之言甲  
亦音近也是用大介朱子云所謂一戎衣也我龍指武  
王也龍能變化武王變侯為王故以龍稱受之者受天  
命而有商之天下也踦說文云舉足行高也造說文云  
就也言卓越哉武王之所成就謂為天子也吾師蔡中  
山先生云遵養時晦龍躍在淵也踦踦則飛龍在天矣  
此易所謂大人之造也載始也當通作才嗣繼也即嗣  
武受之之嗣謂嗣文王也爾指武王也公者無私之名  
字从八从儿猶背也么音私韓非子云自營為私背  
私為公允說文云信也師即王師之師言推原武王用

兵之始有所以繼嗣文王者實惟爾武王得文王至公無私之心第欲除暴安民非以富天下為念信乎其為王者之師也使有一毫闕于天命之意襍于其間則人之稱是師也其謂之何而慙德于文王多矣歐陽修云武王用師實天下之至公信可為王師矣

酌

白虎通篇名作酌合

一章九句

毛鄭嚴本皆如此讀諸本但作八句序云告成大

武也復繼之曰言能酌先王之道以養天下也蔡邕獨斷因之韓詩外傳三條意亦本此其一曰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不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家安寧大事備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經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以寒暑萬民欲

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聖人剡木為舟剡木為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水山人足乎魚餘行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磽确不獨苦雖遭凶年饑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轉壑夫是之謂樂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其一曰能治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民者為自養也飲食適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煖適乎肌膚然後氣藏平心術治思慮得喜怒起居而遊樂事時而用足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不淫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愛財用也養有適過則不樂故不為也是以冬不數浴非愛水也夏不頻湯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鐘鼎非無金錫也不沉于酒不貪于色非辟醜也直行性情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為天下法矣故用不靡則足以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教而天下稱其

義也適情辟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稱其廉也行  
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萬物天下稱  
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則婉愉怒則勝敵故審其  
所以養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詩曰於  
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者之至于晦也其一曰  
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  
詩曰蒸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  
遂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  
三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羣生寧詩曰於鑠王  
師遵養時晦言相養之至于晦也總為經文養之  
一字所誤在經中實無此意至其解晦字更不可  
曉朱傳但以為頌武王之詩而不知其即為大武  
之樂申培說知其為大武矣而謂蓋大武之五成  
夫分周公左召公右此大武五成之樂也酌詩中  
曾有分周召之意否若白虎通之說更異矣云周  
公之樂曰酌合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

而成之也張子厚亦云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  
繇周公告其成于宗廟之歌也然則所謂爾公者  
豈即指周公耶夫周公安得有樂耶至于陳陽不  
知勺之即武宿夜而妄為之辨曰燕禮言若舞則  
勺記言十有三年舞勺成童舞象皆小舞也朱干  
玉戚冕而舞大武則大舞也周官大舞以大司樂  
掌之小舞以樂師掌之然則周之舞豈不重于武  
宿夜乎此勺象所以不言大異乎大武配六樂而  
謂之大也今按古人舞勺舞象之意誠不測其云  
何愚意或祇欲其知祖宗之德耳傳有曰舜樂莫  
盛于韶周樂莫盛于勺勺豈  
小舞之謂耶子貢傳闕文

賚武王滅殷南還于周遍封諸侯命之大賚是為大

武之三成

樂記所謂三成而南者也殷在河北周在  
河南既渡河滅殷至是始南旋也序云賚



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愚按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序之所謂錫予善人者，本此其實。發政施仁，統名大賚。論語之意，特謂於衆民之中，有善人焉，則又別有以加厚之，非謂必待善人方以賚及之也。書武成篇曰：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觀其言四海，言萬姓，則周之所謂賚者，其非專指善人可知。已或者又因工文言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為此即大賚之事，又非也。散財發粟，不過一時矯革之政，所及幾何？必藉衆諸侯之來，旬來宣而後天子之德澤始遍。是則賚之詩所為作，而賚之所繇名也。序首以大封于廟為言者，蓋叙述當時告廟封諸侯之後，即以大賚之意告之，乃紀事之辭全與此詩立言之指無涉。而舊說相沿，皆以封當賚誤矣。篇中無武王字，疑如左傳言此詩乃武王所自作意，即在封建策遣之際，乎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于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孔

穎達云樂記說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薊祝陳下車而封杞宋左傳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古文尚書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于周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皆是武王大封之事也荀子則云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

下之顯諸侯

文王既勤

叶支韻渠羈翻

止我應受之

支韻敷

左傳作鋪

時繹思

支韻

我

徂維

左傳作惟

求定時

豐氏本作皆

周之命於

音烏

繹思

見上

也勤爾

雅賦

說文皆云勞也止通作只說文云已辭也文王陳錫哉周乃既勤之實當日自朝至晷食之不遑適求厥寧心之無逸其勤可知左宣十一年晉卻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是役也諸大夫欲召狄卻

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我武王自我也應爾雅說文皆云當也受之受天命也蘇轍云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應受而有之孔云我當受之謂受其位為天子也愚按首章言允文文王克開厥後次章言我龍受之至此復合言之所以歸受命之自于文王而不敢自以為功也數時以下勅勉諸侯就國之辭欲其皆師文王也數說文云施也孔云數者分散之言杜預云布政陳教也時繹二字連文繹說文以為抽絲也聯續不絕之義時繹者民遭紂虐久矣今新政始更當以布德施仁為先又當時時聯續之勿以一數而遽止是所謂大賚也思杜預蘇轍皆云辭也愚按此與風之不可求思雅之式燕又思一例後放此徂往定安也俱見說文我自今日以往維欲求天下之安定所以深屬望于諸侯之數而時繹也命即上文數繹求定之命曰時周之命者言是我周新命非殷之舊政

爾諸侯當時時以此命自為提撕不可忘也既又歎而  
勅之仍於時繹惓惓焉武王安民之心與文王之既勤而  
後先同  
撥矣

賚一章六句

蔡邕獨斷以為大封于廟賜有德之  
所歌也徐幹中論亦云先王將建諸

侯而錫爵祿也必于清廟之中陳金石之樂宴賜  
之禮宗人擯相內史作策也其頌曰文王既勤止  
我應受之數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  
思繇此觀之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朱傳亦以為  
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皆為序之首  
句所誤無論以肇造區夏為文王之勤勞既非終  
身服事之心而所謂繹思者只是欲羣臣知今日  
大封皆是文武之恩澤則淺陋甚矣陳際泰乃為  
之說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似數其祖父之勤  
勞以告天下若曰我當受天命久矣天下之人亦

可以自靖而相安矣舜禹以匹夫受唐虞之天下  
嘿無一言若以為固然而天下亦遂安之至武周  
之際岌岌也世變也夫聖人因世變不得已而為  
此聖人為之風俗于是乎遂成後世循焉而又為  
其每下者噫聖人之心戚矣敷時繹思可繹而思  
者何物大封同姓大封異姓神明之後或在畎畝  
夏商未有三恪之備也至周亦求諸民間而胙之  
以土夫以文之勤而及諸人人人得以自利欲人  
繹思而不明告其所以若曰我周無所私利如此  
是亦足以荅天下矣此正所以慰安天下之人之  
心以求天下之安定而又恐天下之不吾以也復  
曰時周之命不可不繹思也使商不亡周不興彼  
南面而稱寡者不幾以窶人子終是不可不深思以  
無忘其勤勞也哉噫其意抑何含蓄而不露也蓋  
其事難言之姑微示其意焉耳愚按此近于以市  
心窺聖人者子瞻持論往往若此政恐武周聞之

必大捧腹申培說沿襲舊義既以為武王大封于廟之詩而又以為大武之二成夫武再成而滅商大封于廟于滅商何預且左傳明以此為武之三章又何以稱焉子貢傳闕文

殷述武王巡守之事為大武之四成

出申培說

所謂南國

是疆者也

商在河北周在河南曰南國是疆者言自南國之周而疆理及于天下也按竹書武

王嗣位之十五年初狩方岳誥于沫邑即滅殷之四年也武樂于四成之時舞以象之其詩篇名殷者曹氏引說文云般旋也象舟之旋从舟从反爻所以旋也巡守而遍乎四嶽所謂盤旋也郝敬云嬰姍勃宰行路之貌天子巡守按節徐行故謂之般

於皇時

音虎通白虎通作明

周陟其高山墮

陸德明本作墮

山喬嶽

豐氏本作

岳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袞時豐本作之對時周之命通

篇

俱無韻齊魯韓三家詩篇末有於繹思句崔靈思集注同賦也於歎聲皇君也於皇時周歎言君天下者此時之周天子也陟說文云登也陟其高山燔柴以祭天也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禮器云因名山升中于天陳澧云中者平也巡守而祭方岳之下必因此有名之大山升進此方諸侯治功平成之事以告于天也愚按此高山即下文所云喬嶽觀舜典篇紀舜東巡守至于岱宗而即繼之以柴望則其于岱宗之上行禮可知已隨山二句望秩以祀山川也爾雅云壘山曰墮說文云山之墮墮者郭璞云山狹而長也按月令疏云似方非方似圓非圓是也祭法謂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雨見怪物者皆曰神公羊傳謂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望祀之所以及于墮山也喬通作嶠說文云山銳而高也嶽五嶽也詳見崧高篇白虎通云嶽

之為言塤也塤功德也按喬嶽與高山文異而實則一  
尊之為嶽所以別異于諸山也允信猶似翕合也墮山  
與喬嶽並祭信乎其似諸川之合流于河者亦並河而  
望祭之也書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  
視伯小者視子男劉向說苑云五岳者何謂也泰山東  
岳也霍山南岳也華山西岳也常山北岳也嵩高山中  
岳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  
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  
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淮河濟也四瀆何以視諸  
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  
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  
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  
男也此詩言武王先于喬嶽之上祭天又旁及諸山川  
皆在喬嶽之上望而祭之無所不徧蓋天子省方告祭  
所以承天命而答人心禮當如此而白虎通乃云陟其  
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或云以此詩為頌成王而作



而引管子言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為據然經傳無文  
孔子不道殆不足信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  
侈心乎斯論正矣敷天以下則孟子所謂巡所守者也  
敷即敷時繹思之敷曰天之下者總四方而言哀爾雅  
訓衆多又訓聚也按說文有褒字無褒字衣之博裾者  
名褒故顏師古訓褒衣為褒大之衣以其廣大有餘裕  
所以爾雅轉訓衆多又轉訓為聚然則褒字乃褒字之  
訛也褒又對貶之稱因褒有饒益之義貶乃損乏之名  
故獎人名褒謫人名貶若此詩之意正主褒獎諸侯而  
言對者應答之義言能與上命相應也時周之命解與  
賚同亦丁寧之語武王巡行方岳當祭告之時其方之  
諸侯畢至武王欲使仁政之施徧于天下無處不然于  
是褒獎其一時之能奉宣德意以應上命者為諸侯勸  
如王制所謂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是也且囑之曰  
自今以往爾其時時念我周向者數時繹思徂維求定  
之命毋或忘也言褒而不及貶者一王更始憲度惟新

有土之君固宜人懷警省未敢越軼時邁篇所謂薄言震之莫不震疊者其謂是與篇中曰敷天之下曰時周之命皆承上章賚之語曰隴山喬嶽允猶翕河又起下章及河喬嶽之語然則次此詩為大武之四成或不誣矣

# 般一章七句

朱子云般義未詳序云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蔡邕獨斷同孔穎達云岳

實有五而稱四者天子巡守遠適四方至于其方之岳有此祭禮于中岳無事故序不言焉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衆川所歸經雖不說祭之可知故序特言之愚按祭祀特巡守中之首事諸侯各朝于方岳尚有考制度明黜陟等事則篇中後三句是也記所謂南國是疆者指此而序不之及何也若般之名不離般旋者近是鄭玄注云般樂也固甚謬而崔靈恩集注乃用此注句為序文誤矣

子貢傳闕文又鄒忠肖云史記武王憂天保之未  
定謂周公曰自維汭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  
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維  
母遠天室將營周居于維邑夫三塗嶽鄙之望高  
山是陟矣有河伊維之瞻翕河是繇矣維居中土  
可以隆上都而觀萬國為朝覲者所走集故是冬  
遂遷鼎焉按驟觀此論亦似近于樂記所云南國  
是疆者及細味詩中語意原與前後章為闕合此  
畢竟不類  
故不敢從

時邁一名肆夏為大武之五成巡行方岳後分周公

左召公右之事也

孔穎達云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載干戈明此篇

武王事也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載干戈明此詩  
周公作也劉勰云時邁一篇周公所製哲人之頌規

武存焉按所以知為大武之五成者以般篇有隕山  
喬嶽允猶翕河之語而此詩亦言懷柔百神及河喬  
嶽明是次般之後而申言之所云武序在位則正指  
分陝事也白虎通云春秋公羊傳曰自陝已東周公  
主之自陝已西召公主之不分南北何東方被聖人  
化日少西方被聖人化日久故分東西使聖人主其  
難者賢者主其易者乃俱致太平也時邁亦名肆夏  
按周禮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  
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驚夏夏之為言大也蓋歌  
之大者杜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  
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  
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  
奏驚夏鄭司農謂九夏皆篇名頌之類也載在樂章  
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左襄四年穆叔如晉  
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  
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

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魯語亦載叔孫穆子聘于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繇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當也臣以為肄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蕭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杜預韋昭皆謂肆夏一名樊樊即繁也韶夏一名遏韶夏即昭夏也納夏一名渠擊鐘而奏此三夏曲呂叔玉則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杜韋之說三夏蓋牽于周禮九夏序次而呂之說三詩又惑于毛傳篇次意謂文王之三鹿鳴之三傳既明指為文王大明繇及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則肆夏之三必為時邁執競思文矣劉公瑾駁之云時邁思文皆周公所作而周禮九夏亦制作于周公固可以時邁為肆夏思文為納夏矣至于執競則昭王以後之

詩而乃以為韶夏左傳國語之注恐難盡信乃愚所  
尤疑者繁遏二字杜韋既分為二叔玉乃合為一殊  
不可曉再四尋繹始恍然悟國語句讀誤也夫先樂  
金奏肆夏繁遏九字當自為絕句肆夏也繁也遏也  
正左傳所謂金奏肆夏之三者以詩語求之時邁之  
詩曰肆于時夏則肆夏也雖之詩曰介以繁祉疑即  
繁也武之詩曰勝殷遏劉疑即遏也渠字帶下讀古  
以為呼彼之稱杜詩只有不闕渠是也言此肆夏繁  
遏三詩渠乃天子所用以享元侯者豈使臣所敢聞  
乎與下文則兩君相見之樂則字對者更以詩意求  
之時邁言莫不震疊武序在位雖言相維辟公相子  
肆祀俱指諸侯而言而武則追述其勝殷遏劉以有  
天下而為共主故宜皆為享元侯所用若合之周禮  
九夏序次則肆夏之後繁當為韶夏遏當為納夏時  
邁言昊天其子懷柔百神及河喬嶽乃柴望祭告之  
事故于尸出入奏之也繁言於薦廣牡乃用大牲之

事故于牲出入奏之也過言勝商過劉者定爾功則  
我周得統受命之事故于四方賓來奏之亦與享元  
侯同意者也是則于春之說不為無據而于左國二  
書俱可以渙然矣若夫三夏之外恩疑王夏即文王  
在上之詩以皆陳戒修德之言故于王出入奏之而  
傳稱兩君相見亦用此樂則意者金奏與工歌異耳  
章夏即棫櫟之詩其四章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以  
其紀六師伐崇之事故于臣有功奏之齊夏即思齊  
之詩以文王聖德繇于母教太任太姒兩世躋美故  
于夫人祭奏之族夏鄒忠眉以為行葦之詩其首章  
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是族燕也故于族人侍奏之  
祫夏周禮所謂祫樂笙師職云春牘應雅以教祫樂  
意即楚茨之詩按說文訓祫字云宗廟奏祫樂故字  
以示是則祫夏本宗廟所用楚茨之詩祭宗廟之詩  
也祫夏又名陔夏徐鍇謂擊鼓為登階之節而鄭玄  
則謂陔之言戒也蓋以陔祫通用而祫偏旁作戒故

即以戒為義楚茨之五章曰禮儀既備鐘鼓既戒是即其所以名戒者而又曰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夫神以既醉而言歸則賓醉之當出可知矣故于客醉而出奏之以神道尊人致敬之至儀禮鄉射賓興樂正命奏陔燕禮大射禮賓降俱奏陔即其事也驚夏即桑扈之詩其四章曰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古文敖驚字皆通作傲禮記敖不可長毋恤毋敖莊子惠以歡為驚前漢書竇嬰傳諸公稍自引而怠驚皆傲字也此詩咏饗諸侯故于公出入時奏之公者諸侯之稱又儀禮大射公入奏驚則意亦取毋恤毋敖之義耳然則九夏之篇犁然具在劉敞鄭樵謂九夏有聲無辭既屬臆說唐皮日休作補九夏歌義殊淺陋不作可也又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按肆夏既為金奏則采齊當亦是金奏疑即祓夏也祓夏乃楚茨之詩在鄭玄時本尚作楚齊國風牆有茨說



文亦作牆有薺可知古文茨薺通用而言抽其棘亦采之義行以肆夏取其言柴望祭告之事趨以采齊取其言祭宗廟之事古人心存恭敬一行一趨欲其如承大祭云爾乃儀禮大射公即席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奏肆夏郊特牲記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其義不知何所取之意者欲四方之諸侯皆震疊于王靈與郊特牲又云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也則越禮無章猶之魯三家以雍撤而已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後漢書作振之

莫不震疊

爾雅作惛

懷柔

陸德明本作濡

百神及河喬

淮南子作嶠

嶽

陸本

作允王維后

賦也時邁其邦即於皇時周篇事也邁說文云遠行也錢天錫云應天時行故曰時

邁邦朱子云諸侯之國也萬尚烈云古之得天下者必告于名山大川禮也舜受堯之天下望于山川徧于羣

神蓋受命之始不得不爾故武王革命之始凱歌方終天下初定遂有方岳之行告以革命之事時邁其邦言以此時而往諸侯之邦乃時之不得不然也非周十二年王巡守殷之常制也昊天其子之二句贊辭也呂祖謙云人之宗子主一家者也天之子主天下者也嚴粲云有天下曰天子子之謂使之為王也右鄭玄云助也序鄭云次序也曹氏云帝王之傳序也錢氏云謂以周繼夏商也季本云實右序有周猶曰歷數在爾躬也蓋天命所右次序及之之意言天以武王為子實扶助之使膺歷數而為人神主下文震疊懷柔正其實也薄發語辭震易及爾雅皆以為動也錢云震之只是朝會舉而示以更始之意如頌正朔一律度修五禮如五器是也按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所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君削以地宗廟有不

順者為不孝君紂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君流革制  
度衣服者為叛君討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莫通作  
無音之轉也疊毛傳云懼也按疊字本作疊从三日从  
宜揚雄說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王莽嫌三  
日太盛改為三田今訓為懼者以罪既定則將施刑故  
有恐懼之義或通作懼爾雅說文皆云懼也莫不震疊  
者言有邦諸侯莫不因王之震動而各懷恐懼也後漢  
書李固云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  
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于  
內而應于外者也懷者招來使就已之義柔者和順不  
相拂之義曹云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雨見怪  
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溥天  
之下莫非王土故巡守所至者神皆祭焉楊氏曰所謂  
懷柔百神者言合祭四方山川之神故云百神非必魚  
上下之神也愚按般詩所云隴山之附于喬嶽者川之  
翁于河者皆百神也河喬嶽解見般篇河水之大者喬

嶽山之高者皆望而祭之胡氏云望祭各設于巡守之方具位茅以辨之而植表于中周禮所謂旁招以茅晉語所謂置茅蒞設表望是也錢云河無汎濫岳無騫崩便是懷柔處河岳感格百神可知淮南子云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神感于內形氣動于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揚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喬嶽荀子云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字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蔡汝楠云諸侯所懷也而曰震疊仁義之盡也百神所欽也而曰懷柔和敬相生也愚按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正承殷篇數天之下三句而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正承殷篇陟其高山三句而言人神受職而時巡之事終矣允王維后亦贊辭也諸侯服之鬼神享之信哉王者之為天下君皆本于天心右序之而然也對天言則為子對神人言則為后以位言則為王

明

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

鹽鐵論

時夏允王保之

賦也昭者光明著見之意明昭有周言天表揚我周宜為共主

如書武成篇所云昭我周王天休震動者上文人神受職則其事也式發語聲武王身任歷數之重以天下不能獨理巡行既畢乃次序諸侯之在位者立周召為東西二伯使之分陝而治其餘五等諸侯各依其方而聽命焉樂記言大武之樂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正是詩之所為作然但言式序在位而已略不及分陝之文者以是詩作于周公嫌自誇張故渾之也舊說謂式序指慶讓黜陟言理亦可通但上章云薄言震之莫不震疊則此等事已包其內不應複說鄭箋以為用俊乂次第處位韓詩外傳有數條引此其意亦同以非作詩之意今皆不取載戢干戈以下言偃武修文之事武王所以式序在位者其注意全在于此載之言則也戢說文

云藏兵也干戈解見公劉篇橐毛云韜也詳見彤弓篇  
陳祥道云韞韞韞韞韞韞皆弓衣也亦曰弓室以皮為之  
按橐為弓衣而下文以矢並言者樂記言包干戈以虎  
皮名曰韞橐則橐之為用不獨施于弓可知矣弓矢字  
皆象形史記云揮作弓陳云弓以木為身以角為面筋  
所以為深絲所以為固說文云古者夷年初作矢劉熙  
云矢指也有所指而迅疾也班固云出軍行師把旄仗  
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叛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  
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戰千戈載橐弓矢動靜應誼說以  
犯難民忘其死我代為武王自我也求者講求之義懿  
爾雅說文皆云美也美德即文德凡可以綏太平者皆  
是李氏云文猶膏粱武猶藥石藥石可以治病而不可  
以養生武王取天下矣必求文德而施之也肆說文云  
極陳也時通作是鄭云樂歌大者稱夏肆于時夏言以  
武王偃武修文之意陳于是夏而歌之也保之以保在  
位言文德誕敷兵端不起則凡列爵分土者可永無變

置之虞故曰信哉王者之能保此有位也言此以起桓  
篇保有厥士之意吕氏春秋云武王以武得之以文持  
之倒戈弛弓示天下不用兵所以守之也鹽鐵論云兵  
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  
人法之厭而不揚詩云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  
肆于時夏周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  
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  
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  
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  
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  
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時邁二章一章八句一章七句

舊作一章十五句  
序及蔡邕獨斷

皆云巡守告祭柴望也朱子以為巡守而朝會祭  
告之樂歌今按詩不專述祭告兼朝會言之是已

然此詩實不為巡守發因巡守事畢後式序在位也先舉朝會祭告等事者蒙殷篇之文耳申培說同朱傳且亦知為大武之樂而但以為三成之歌夫記言三成而南也與是詩之義何涉乎子貢傳

闕文

桓武志也

序出

是為大武之六成

申培說同

復綴以崇天子

之所歌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出樂記

郝敬云言其志在安民保

士定家非利天下也故曰武志黃佐云周公作大武以象武王之功不盛陳其殺伐之功而獨叙其用賢圖治之事若不稱其名者何哉曰此聖人之所謂武也噫武一也而古今異焉此擇術者之所當知也按此詩當次在時邁之後是謂大武之六成其曰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即時邁所云式序在位者復綴以崇



天子則其舞之容也綴者連絡之義鄭玄以為鄼也  
孔頴達謂鄼者鄼聚也舞人行位之處立表鄼以識  
之也陳賜謂位則鄼也所以為綴列則侑也所以為  
行先是舞者在南頭第一一位所謂綴也已而北出則  
已離乎綴又繼而滅商又繼而南又繼而南國是疆  
又繼而分周公左召公右皆未復乎綴也及夫六成  
而舞事將終矣然後復其本位樂記所謂復亂以飭  
歸是也樂卒曰亂故曰復亂也其所謂崇天子者何  
也則武亂皆坐是也樂記賓牟賈侍坐于孔子孔子  
與之坐及樂曰夫樂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  
得其衆也咏歎之淫佚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  
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  
何也對曰非武坐也子曰惟工之聞諸蓂弘亦若吾  
子之言是也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  
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按坐者跪也致謂至也憲通作軒謂起也致右憲左

者王肅謂右膝至地左膝去地也若夫皆坐則是俱跪也致右憲左似將復起而有所事者然故曰非大武之坐也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固將與天下相安于無事矣而致右憲左何為乎然則所謂武坐者何也曰武亂皆坐是武坐也舞者既象周召之分陝以分左右矣既乃復綴而俱跪不復如向之迴移轉動者所以致敬乎天子亦偃武修文之意也唐孔氏謂以文止武象周召之治是也詳見武篇小引下左宣十二年楚師敗晉師于邲潘黨曰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載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

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疆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今按楚子所引四詩雖篇名錯襟然皆以為武之樂章則愚所定六詩皆大武或亦不妄

綏萬邦婁

毛鄭嚴本皆此字音屢左傳作屢今諸本俱從之

豐年天命匪解

音解

桓桓武王

陽韻

保有厥士于以四方

陽韻

克定厥家於烏昭

于天

先韻

皇以間

叶先韻居賢翻

之

賦也

綏爾雅云安也按綏本車中靶之名人升車所以安

者故謂之安也萬邦諸侯之國也此克商以後事萬邦之安實繇懿德之求婁說文云數也豐年大有之年也解見多黍多稌篇左僖十九年衛大旱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竹書紀武王克商之明年其秋大有年

舊說皆引老子言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謂武王誅無道以安天下故能召天地至和之氣而獲豐年之報此于理誠有之然此婁豐乃在周召分陝之後詩特以此表天眷周之篤非就克商時言也天命謂天眷也匪通作非解通作懈說文云怠也天命之于周久而不倦于婁豐年見之桓桓以下則著天命所繇此詩家倒插體也桓桓爾雅云威也書勗哉夫子尚桓桓義與此同按桓本亭郵表之名以其傑構踈峙足以聳人觀望故以狀威武之貌諡法辟土服遠曰桓亦取此也保承時邁篇允王保之而言能保而後能有之也厥士謂昔與武王共定天下者凡分封為諸侯者皆是書康王之誥篇曰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是也此不專指周召言周召為東西二伯乃其統領之人耳按時邁篇言載載橐以求懿德則兵革不試帶礪晏如故能保有厥士左傳云能左右之曰以于以四方者猶言使之宰制運量乎四方也按書武成篇言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

惟賢位事惟能此皆可以厥士稱然建官位事乃王朝之職此舉于以四方為言其為特指列爵分土者可知矣克能也克定厥家者朱善云天子以天下為家者也必四方安定而後克定乎厥家也夫武王之得天下雖以桓桓而其究也能保有厥士以綏萬邦如此此天命之所以不解而有婁豐年之應也於昭于天指文王也皇指武王也間韻會云厠也猶言禰厠于其間也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今武王能定文王之功其靈與在天亦與文王相為間禰也因武樂告終而極致其頌美之意樂記所謂樂終而德尊也首章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此曰於昭于天首章曰於皇武王無競無烈此曰皇以間之蓋相為首尾之辭

### 桓一章九句

序以桓為武志而先之云講武類禡也蔡邕獨斷因之亦云師祭講武類

禡之所歌也今按詩中語意絕與師祭不類朱子但以為頌武王之功而疑序之所謂講武類禡者

或後世取其義而用之于其事似猶可信子貢傳闕文又按左傳以賁為大武之三章此詩為大武之六章深為得之賴傳有此條啟其端遂使武樂六成之詩篇復明今日杜預拘泥毛詩篇次以此三六之數為楚樂歌之次第誤矣

有客微子助祭于周畢事而歸王使人燕餞之而作

此詩

詩小序蔡邕獨斷及朱傳皆以為微子來見祖廟之詩按微子名啟紂同母庶兄也當殷之世

封于微而爵為子微蓋殷畿內國名及武王克商改封微子于宋樂記所謂未及下車而投殷之後于宋是也其時武庚尚在故不得為殷後及武庚叛成王誅之而湯祀斬矣于是即微子始封之宋國進爵上公命為殷後以主湯祀史記世家言周公既承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

申之是也黃佐云微子之命一篇乃申命之書凡策  
命諸侯必有初封之辭如蔡仲之命乃命諸王邦之  
蔡之類此篇初無此等語也則史記申命之言信不  
誣矣且武王猶封箕子于朝鮮豈有舍微子不封待  
成王而後封乎孔穎達云序言見于祖廟必是助祭  
知非此時召來受命見祖廟者以經言亦白其馬敦  
琢其旅是自國而來之辭若未受命不得已乘白馬  
明是受命而後乃來與上有警振驚或亦一時事也  
白虎通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來周也尚書  
大傳云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蘩蘩兮禾黍  
之蠅蠅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為麥秀之歌歌  
曰麥秀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仇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

叶麋韻  
滿補翻

有萋有且

豐氏本  
作苴

敦琢其

旅

叶麋韻讀如縷隴主翻賦也篇中言有客者不一  
而足有欣然創見之意客指微子也左傳云宋先代

之後于周為客朱子云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白虎通云王者有不臣者三二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也重言有客者上有客據下文有萋二句而言陳王帛時所見也其實下有客據下文有萋二句而言陳王帛時所見也其實止一人耳亦蘇轍云仍也言仍殷之舊也亦白其馬者毛傳云殷尚白也檀弓云殷人尚白戎事乘翰注云以建丑之月為正物牙色白翰白色馬也易曰白馬翰如明堂位云殷人白馬黑首愚按此亦修先王禮物中之一事李氏云殷士裸將常服黼舄微子助祭乘其白馬蓋其一代之所尚雖已易代矣而其臣猶服其冠乘其馬也一說鄭玄云亦亦武庚也武庚為二王後乘殷之馬乃叛而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尊異故言亦駁而美之也有萋二句微子至周所獻之禮也上言帛下言玉萋即萋兮斐兮之萋當通作縷說文云白文貌殷尚白故所執之帛亦以白此又萋當作縷之明據且即籩豆有且之且說文云薦也字



以凡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且乃薦帛之具薦縷于且  
故曰有萋有且也敦通作凋訛作雕孔云敦雕古今字  
瑯瑯說文皆云治玉也爾雅疏以治其璞未成器者為  
雕以治器加工而成之者為琢旅陳也軍之五百人為  
旅以其陳而成列故舊說亦訓旅為陳庭實旅百即此  
旅也按禮器篇云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  
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東帛加璧尊德也龜  
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纁竹箭與衆共  
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邇之期也  
牲篇云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  
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  
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夫禮器言諸侯助祭之事  
郊特牲言諸侯朝享之事而皆有束帛加璧之禮則此  
詩言有萋有且之即為束帛敦琢其旅之即為加璧明  
矣萬時華云微子受封于宋以存先王之祀殆如虞賓  
之類彼視天下非吾家物而惡得專之此正堯舜揖讓

公天下之心在夷齊兩賢之上第難向三代  
以下人說耳朱子云此一節言其始至也

有客宿

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

此章無韻殊不可曉賦也宿說文云止

也左傳云再宿為信有客來此已一宿矣復又一宿是  
宿宿有客宿宿則已經一信矣又復經一信則共為四  
宿是信信也言者發語辭授說文云予也繫本作帶說文  
云絆馬足也孔云至已多日可以去矣我周人授之繫  
絆以絆其馬愛而留之不欲使去也古之朝聘停留日  
數不可得而詳易豐卦初九遇其配主雖旬無咎注謂  
初修禮上朝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旬不為咎  
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于主國以為限又聘禮記云  
既致饗旬而稍于大禮之後每旬而稍稍者供其芻秣  
亦非一旬即歸且諸侯朝王必待助祭祭前齋齋猶十  
日明非一旬而反不知于信信之後幾日乃可去也徐  
光啟云微子尹茲東夏本不可留留之只是愛之無已

朱子云此一節言其將去也

薄言追

支韻之左右綏

支韻之既

豐本有作無

淫威降福孔夷

支韻

賦也

薄言

發語

辭追

鄭云

送也

孔云

謂已發上道

逐而送之

左右

鄭云

送也

孔云

左右之臣也綏安也孔云左右之臣從而安樂之亦猶顯父餞之與之歡燕以安樂其心是厚之無已愚按追綏總是一事微子禮畢當去本不可留王乃遣左右之臣尾追其後而餞送之以盡其禮非微子不告而去亦非有去而復還之事也輔廣云藝且敦琢其始至也慎重其事如此非以媚乎周也誠之至也所謂在彼無惡也宿宿信信不欲其去去而追之慙慙之意如此非以私商也厚之至也所謂在此無數也淫之為義放也過也即淫人懼焉之淫威即天降威之威郝敬云淫凶淫指紂與武庚也威謂誅紂討武庚也降說文云下也劉氏云有德而神降之福故以降福終焉夷爾雅毛傳皆云易也降福孔夷者鄭云神與之福亦甚易也按夷本

訓平惟平則易故又訓為易天道福善禍淫紂亡未幾而武庚以淫德繼之既有誅滅之威及之矣今日能反武庚之所為則變降威為降福亦甚易易蓋勉之也亦祝之也書微子之命篇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繇典常以藩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凡此正降福孔夷之實也郝云成王誅武庚遂命微子後殷故舉武庚事以諷之曰威曰福尋常祭享不及此辭雖頌客而亦告于廟故皆為頌王樵云自後世論之懲管蔡事鮮不疑同姓懲武庚事少有能善處前代後者周家則不然管蔡敗而並建親賢以藩屏周者為益盛武庚敗而建微子于上公其待遇為益加此周德之為至也羅泌云武王既勝商殺紂即武庚而立之夫弔其民誅其君而乃立其後獨不以其他日之將不利而廢之此周之至德也至于周公

則使管蔡二叔監商監之云者所以制止其沉湎淫奔之俗而納之道耳土地人民皆我之有固非利其國而欲之如宇文之于蕭氏也及武庚作難三監淮夷並起應之當此之時周之事亦洵矣周公于是征伐至久而後克之茲宜深監武庚之事而乃更立商王之元子啟夫以微子之賢吾君之子而商人父師之顧乃使之代商後而邦之宋宋為故亳商之舊都民之被其澤者固未忘也使微子而非人少異其志則全商之地確非周矣而成王周公方且晏然命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不少為疑而宋之臣人卒以安堵非聖人之盛德能如是乎于是知立國惟在于賢而不在乎疑之多也秦漢而下不原仁義而徒汲汲以防虞天下為心豈不大可哉

# 有客一章十二句

白虎通云詩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周子朝周也按朝周實為

助祭振鷺之言西雖有誓之言先祖皆助祭事也  
或謂微子始封必受命于周之祖廟于是朝周誤  
矣申培說則云成王既誅武庚封微子啟于宋來  
朝于周見于祖廟此其燕樂之歌今詳詩中有薄  
言追之之語則此詩乃微子賓行燕饌  
時所作不得以為燕樂也子貢傳闕文

文王周公陳文王受命作周以告成王也疑即九夏

中之王夏

詩本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呂氏春秋云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之淫而翼文王散

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按繩之為言警也左傳蔡侯繩息媯以語楚子是也世說新語載荀慈明云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朱子則以為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緣于此以

戒成王子貢傳亦以為訓成王之詩申培說與朱傳  
同而云作詩歌奏于清廟受釐陳戒之時今按所以  
知為戒成王詩者以篇中有無念爾祖之語若呂氏  
春秋所言文王不許伐殷正以見其無圖度天命之  
意所謂至德莫著于此其後周公追感往事因而作  
詩耳荀言公旦作此詩與呂合然以為頌文武則篇  
中無及武王之事申以為奏于受釐之時朱子亦有  
此說觀篇首在上於昭二語及篇中敘述裸將于京  
之事殆若可信朱又以為天子諸侯朝會之樂歌則  
因左國有兩君相見之樂一語而臆之耳嚴粲云序  
言受命作周者推本之辭也作造也造周之王業猶  
康誥言肇造區夏也天命歸于文王而文王退然不  
敢當故在文王時無受命之說秦誓牧誓猶皆不言  
文王受命至大誥武成乃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  
蓋武王既得天下之後推本言之凡經中稱文王受  
命皆謂天命歸之而已文王未嘗當而受之也中庸

記孔子之言曰武王未受命武王末年方受命文王何嘗受命乎史遷因詩書有受命之語因謂文王受命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漢儒又襍以讖緯之說則亦誣矣游氏云君臣之分猶天地尊卑紂在上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殷之道固如是耶觀武王于泰誓三篇稱文王為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為文王則可知矣孰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乃盜虛名而拂天理乎歐陽修云文王之甚盛德所以賢于湯武者事殷之大節爾而後或誣其與紂並立而稱王然而學者可以斷然而不惑者以孔子之言為信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一言者揚子所謂衆言淆亂則折諸聖者也至于虞芮質成毛鄭之說雖疑過實然考傳及箋初無改元稱王之事未害文王之為文王也惟雅之序言文王受命毛以為受天命而王天下鄭又謂天命之以為王云者惑後世之尤甚者也詩人之意以為周



自工世以來積功累仁至于文王攻伐諸國威德並著周國自此盛大至武王因之遂伐紂滅商而有天下然以聖人為天所相而興周者自文王始也其義如此而已故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且詩述新周之業歸功于其父而言國之興也有命自天此古今之常理初無怪妄之說也書曰天之厯數在爾躬又曰天既訖殷命又曰勅絕天命之類其言甚多蓋古人于興亡之際必推天以為言者尊天命也如毛鄭之注文王則是天諄諄命西伯稱王爾此所以失詩本義而使諸家得肆其怪妄也胡宏云君子小人之不可相處如水火也況文王大聖受辛下愚乎惟文王致紂敬信得專征伐紂雖名為天子其實與天下諸侯及萬民均入化育之中矣此文王受命之實也先儒不識天道乃以改元稱王為受命陋之甚也文王得征伐之柄九年而薨故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惟九年大統未集既曰大統

未集則安有改元稱王之事先儒不本經文推原義理而妄生此論是以文王為曹操司馬懿之流矣吁操與懿尚不改元稱帝而謂文王為之甚哉朱子云文王之德上當天心下為天下所歸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已受命而作周矣武王繼之遂有天下亦率文王之功而已然漢儒惑于識緯始有赤雀丹書之說又謂文王因此遂稱王而改元殊不知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衆人之心而已矣衆人之心是非向背若出于一而無一毫私意襍于其間則是理之自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不外是矣今天下之心既以文王為歸矣則天命將安往哉書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皆謂此爾豈必赤雀丹書而稱王改元哉張子厚云文王之于天下都無所與惟正己而已後世多疑文王行善以傾紂之天下正猶曹丕語禪讓之事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觀文

王一篇便知文王之德性文王之德業固美更得詩  
人能道之真德秀云文王之詩七章蓋周公親筆後  
之王者欲保天命所宜列之屏幃書之簡牘晝讀而  
夜思之則將若上帝之實臨其上雖欲斯須之自放  
有不可得愚疑此詩即九夏中  
之王夏說見時邁篇小引下

文王在上於

音

昭于天

先韻

亦叶

真

韻

因翻

周雖舊邦

其命維

維

維

維

維

維

維

禮記

新真韻

亦叶

先韻

蕭

有周不顯

帝命不時

叶尤韻

流翻

作惟

前翻

豐氏本作

親

有周

不顯

帝命

不時

叶尤韻

流翻

作惟

前翻

豐氏本作

親

亦叶

紙韻

上紙翻

文王陟降

在帝左右

叶尤韻

夷周翻

亦叶

紙

韻

上紙翻

文王

陟降

在帝

左右

叶尤韻

夷周翻

亦叶

紙

韻

上紙翻

文王

陟降

在上二句為

告王唱首之語

尊膳之辭也

只以文王之

神言疑于祭祀

受釐之後因而

陳戒者文王商

西伯名

昌嚴云文王未

嘗稱王曰文王

者追稱之也

董鼎云人

之死各返其根

體魄陰也故降

而在下魂氣陽

也故升

魂氣陽也故升

魂氣陽也故升

魂氣陽也故升

魂氣陽也故升

魂氣陽也故升

魂氣陽也故升

魂氣陽也故升

而在上況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沒也精神在天與天為一於本鳥名古文鳥字陸佃云鳥又為歎辭佳見虎則鳴鳥見異則噪故以為鳥序歎所異也昭說文云日明也我周一代王業始自文王文王往矣而其神赫然臨之在上於哉如日之明于天嗣王所當仰觀而敬念也錢天錫云生前為德死後為神神之昭即德之顯處也德若有愧于天其神必且磨滅矣萬尚烈云聖人之學本諸天儒者本天其神必且磨滅矣萬尚烈云非聖人之學也非儒者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與天為一乃古帝王學脈本自如是而成王未必知之故首揭而言之使之聞之而知帝王祈天永命求福成乎之道盡在于此庶幾日用凜然一出入一起居一食息斯須頃刻無敢與天相違也自周雖舊邦以下始追述文王之所以造周而受命者皆繇于德鄭玄云太王聿來胥宇而國于周孔穎達云言太王已來居此地是周雖舊邦也命說見本篇小引下朱子云命如

何受于天只是人與天同周自后稷以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趨自不容己新說文云取木也字从斤按新以取木為義則是除舊之意而今皆以為反舊之名者蓋除舊則新矣大學引此而足之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夫用其極乃所以為新命之本則止於至善之謂也止至善所以自新即所以新民無所不者兼該散見之辭若下文以仁敬孝慈信釋文王敬止之類其後孟子對滕文公為國之問亦引此詩且云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然滕豈能師文王者乎毛傳云有周之也孔云以周文單故言有以助之烝民曰天監有周時邁曰昭明有周皆同也猶左傳謂濟為有濟也不楊慎陸深皆讀作丕謂古通用當從之今按書言丕顯哉文王謨即此之言不顯也又言在讓後人于丕時即此之言不時也不說文云大也顯說文云頭明飾也借用以為光明之義帝朱子云上帝也程子云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時者方應其期之謂天運肇啟旺氣大來

所謂丕時也陟登降下也俱見說文毛云言文王上接天下接人也鄭云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為察而行之孔云文王升則以道接事于天下則以德接治于人常觀察天帝之意隨其左右之宜順其所為從而行之愚按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云左右即其義也爾雅云左右導也又云助也詩言文王所襲者雖太王岐封之舊而天之眷命周家則始自文王而新因贊之曰有周何其丕顯乎以新之象言也帝命何其丕時乎以新之機言也又推其故謂文王何以能致此哉繇其平日注精凝神陟觀于天降觀于民知天之與民為一必察帝則之所在奉而行之以左右民民心既合天意斯得命之維新固其所也昔孟子之贊文王也曰望道而未之見在帝之謂也曰視民如傷左右之謂也篇中言命而本之德言德而本之敬非欲嗣王求之杳冥玄默而已敬者敬天也勤民乃所以敬天也曰左右曰陳錫

正文王敬德之實文惟得民用能得天殷以喪師遂致  
喪命此是通篇骨子故末章結之曰儀刑文王萬邦作  
孚亦以為必孚萬邦之民心而後可以徵德耳又程子  
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  
順天理也此意甚佳愚取以為在帝二字訓釋若亢倉  
子引此詩而釋之云文王坐作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  
能害此則是帝在左右非在帝左右矣而墨子則云若  
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  
以知周書之鬼也舊說多與墨同然于發首二語殊複  
故不從又左襄三十年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  
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大夫于澶既而無歸于宋故  
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  
不信也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  
右信之謂也此會與詩旨無涉  
**亶亶**崔靈思集注豐  
氏國語補音云說文無亶字徐鉉以為  
字當从女从尾改之驚俗墨子作穆穆  
文王令聞問不

已紙韻

陳錫哉

左傳國語史記陸德明本俱作載

周侯文王孫子

紙韻

文王

孫子本支

左傳枝

百世

叶真韻讀如翅施智翻

凡

後魏禮志作惟

周之士

叶真

韻側

不

豐本

顯亦

左傳後魏禮志豐本俱作奕

世

見上賦也豐歷文王申上章陟降

二句言爾雅訓豐為勉鄭云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或謂說文無豐字通作媿其義訓順乃順帝則

之意二訓皆通令開善譽也鄭云其善聲聞日見稱歌無止時也此以文王當日言康誥所謂庸庸祇祇威威

顯民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者陳韋昭云布也按陳當通作噉說文云列也因行列为名故有數布之義

錫通作賜上予下也哉爾雅云始也按哉字从口而諧哉聲戔字从戈而諧才聲以始訓哉當通作才尚書往

哉汝諧古文作往才汝諧此見哉才通也邢昺云說文才草木之初也聲相近借哉亦為才也陳錫哉周者王



肅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錫予人鄭云繇能敷恩惠之  
施以受命造始周國也嚴云陳錫敷施也推懷保惠鮮  
之澤也言疊疊而繼以陳錫繇精神心術而達于政事  
設施同此一誠之運不誠則不溥也周語厲王說榮夷  
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  
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  
多矣天地百物皆取焉胡可專也將利溥而布之上  
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玉人者將利溥而布之上  
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休惕懼怨之來  
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  
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左宣十五年晉侯賞桓子狄  
臣于室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  
此物也夫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  
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又昭十年齊樂施高彊來  
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凡有血氣皆有  
爭心故利不可彊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

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官凡公  
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  
粟曰詩云陳錫哉周能施也愚按上章言其命維新所  
謂哉周也侯毛云維也爾雅亦訓維為侯蓋互相訓侯  
維皆發語辭詩侯誰在矣是也嚴云不曰子孫而曰孫  
子謂孫又生子言其遠也愚按此對成王言故首稱孫  
繫子于孫後則謂成王及其後人耳以第五韋無念爾  
祖句形之可見侯文王孫子者言文王造周維文王之  
孫子能膺此方新之天命非他人所能與也毛云本本  
宗也支支子也支依左傳通作枝孔云適譬本幹庶譬  
其支本支百世者嚴云其本宗百世為天子其支庶百  
世為諸侯盛德必百世祀也愚按本支二字亦當玩殊  
本于支則名分明以支扶本則氣勢厚有本有支此其  
所以能百世大學所謂君子親其親也非徒贊其慶澤  
之長而已左傳衛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  
公奔齊莊六年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殺左公子洩

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後立哀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彊詩云本支百世又陸云照後命不于常何能保得百世只就文王以不已之德流不已之聞理當如此耳隱隱諷王修德凡周之士孔云凡于周為臣之士以士者男子成名之大號下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總稱亦可以兼士也凡為總辭不顯亦世是倒句文法言周士之子孫世世亦不顯也長享祿位謂之丕顯孔云前本支百世謂繼世在位知此亦世世在位也王制言大夫不世爵公羊傳曰世卿非禮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也白虎通曰諸侯繼世者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人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有絕故也此託之陰陽之義其實諸侯以大功而封故也卿大夫本以佐君行令非賢不可所以不世也其得世者又違常法以大功

而許之耳嚴云文王惟知錫民而錫民者乃所以錫孫子也不特孫子之盛如此凡周之士亦世世相傳與周

匹休

世之不

作豐本

顯厥猶

作豐本

翼翼

職韻

思皇多士生

此王國

職韻

王國克生

庚韻

維周之禎

庚韻

濟

上聲

濟多士文

王以寧

叶庚韻讀如寧泥耕翻豐本作寧賦也厥發語辭解見生民篇猶鄭云謀也翼即羽翼之翼

書曰庶明勵翼左傳曰翼戴王室皆其義也言此周士所以能光顯其後人世世勿絕者繇其當日所謀無一不以輔翼文王為事繇之詩云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奏子曰有禦侮周書君奭篇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闕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彞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晉語胥臣云文王之即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說度于閔天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于

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即此所云厥猶翼翼者也思發  
語辭皇通作煌光明之義徐鍇云皇之為言煌煌然也  
毛傳解皇皇者華亦云猶煌煌也多士衆多之士上章  
所云凡周之士也王國我周王之國文王時尚為諸侯  
而國以稱王者追尊之辭也春秋繁露云周國多賢至  
于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此天之所以興周國  
也王國克生者嚴云惟周王之國能生此衆士也生此  
王國天生之也王國克生文王教化作成之也未善云  
繇天命之保佑而多士以生繇聖化之造就而王國克  
生史記云文王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  
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  
老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  
歸之王褒云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  
嘯而風烈龍興而致雲蟋蟀侯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  
主聖俊乂將自至張耒云思皇多士何也皇美且大者

也美且大者非一二而已故也夫士之美者常難致也而得一二焉亦足以為善矣而況于多士皆美乎故士之美者可致也至于多士皆美所以為難也然則文王之能養士作人以招納天下之俊乂可知矣雖然文王豈有他術哉致禮以來其所已成勤教以養其所未就而已敦養老之禮則太公伯夷欣然而歸之天下之賢者蓋未有不能致者也此之謂致禮以來其所已成示之以法象如雲漢之文章以道藝如金玉之文質此之謂勤教以養其所未就也楨爾雅毛傳皆云榦也邢昺云築牆所立兩木也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按楨榦相似而實有異費誓峙乃楨榦兩舉之知其非一物也書傳謂題曰楨旁曰榦疏謂楨當牆兩端者榦在牆兩邊者其說確矣楨榦皆四旁障土之具以國楨目多士亦取輔翼之義濟之為言齊也曰濟濟者班列整齊之貌寧通作寧說文云安也嚴云牆恃榦而立國恃人而立故濟濟然衆盛之多士文王賴之以為安也王吉云

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黃佐云書曰自朝至于日中是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言文王心在乎民不自知其勤勞如此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文王又若無所事者不讀無逸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無以知文王之逸合而觀之則文王以寧從可知矣上必無為而用天下執其要也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執其職也君得臣而萬化行左成二年楚令尹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子荀子云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齟差者矣而人主無繇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如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

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親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源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智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隣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于遠方者然後可其辨說足以解煩其智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捍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隣諸侯非其人者謂之孤孤獨而掩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梅福云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王褒云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劉彝云濟濟多士本繇文王教化陶範而後生也而文王又待多士之濟濟以為安寧焉猶人勤于畱田反以自養樂于植材反以自庇錢云反覆言多士之為周禎見修德不可無輔也有欲當時君臣交微意又管子云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境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為文王

臣此以濟濟指文王言其解持異

穆穆文王於

熙敬止

韻 紙

假

作豐本

哉天命有商孫子

韻 紙

商之孫子其麗

不億

職

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叶職

韻 鼻

墨翻

賦也

務

是通作彥說文云細文也字从彡从彡省多者文之義  
彡者細之義蓋謂文理之細密者加禾為穆因而通用  
故諡法布德執義其細可知於嘆辭緝說文云績也績麻者  
知布德執義其細可知於嘆辭緝說文云績也績麻者  
縷縷而分之又因而連續之謂之緝也熙字从火光明  
之義敬止者敬于其所當止之地大學所謂至善是也  
至善者事理當然之極止者依據之謂此承上章言文  
王既得多士之助疑若可以端拱而少休矣然文王在  
帝之心終不敢以自巳于凡事事物物之理必窮極其  
精微至當之處但見其穆穆然文則極文細則極細故  
又歎息而美之文王心通夫理隨處露其光明而皆積  
累而聯續之以會于一蓋事物有異而至善無異緝熙

之後自見有一境焉為我所當止之處而不容少出入者一念兢兢惟期合乎是而已穆穆以文王之成德言緝熙敬止以文王之用心言大學深探此理故為之條析以著其類曰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分之則為仁敬孝慈信合之則總是一至善格物致知緝熙也誠意正心敬止也繇緝熙而知止則自然能敬止大學所以先格致而後誠正也格者格式之格有一物必有一格不可移易大學所謂矩孔子所謂不踰矩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也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易所謂繼之者善是也悟此則詩人以穆穆咏文王乃盡乎精微之辭而以為虛摹其深遠之意者謬矣又緇衣篇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敎則民謹于言而慎于行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味此君子于一言一行無所不究心焉則緝之為義可識而穆穆之義亦可識矣假通作假說文云至

也天命舍商而集于周如自外而至也有商孫子鄭云  
天命之使臣有商之子孫按商者契所封之地湯取契  
之所封以為代號不曰子孫而曰孫子者以主孫為言  
其繫子于孫後者則謂孫之子耳嚴云文王之時未能  
有商之孫子蓋推原周之代商繇于文王故以為文王  
能有之也麗說文云旅行也古數以十萬為億嚴云商  
之孫子其附麗之者實繁有徒不止于一億也上帝既  
命者既命周也與假哉天命相應侯亦維也服周禮注  
云屬也按車衡下夾轅兩馬曰服人之受制于人亦如  
馬之受制于衡故謂之服也天命歸周商孫子維于周  
而臣服焉其徒黨雖衆不能勝

侯于周服天命靡常

陽韻殷士膚敏裸將于京

叶陽韻居良翻春秋繁露引此以殷士二句繫于侯服二句之

前厥作裸將常服黼舄

麋韻

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麋韻

賦也陸

云侯服于周句疊上起下蓋自周以命之集致商之服在商則豈非以命之去致服于周故遂揭出命之靡常語極感慨靡無也按爾雅訓靡罔皆為無張堂云靡者非而靡焉罔者亡而罔之愚意靡之訓無當是古讀如確音與無同耳莫之訓無亦以音通也常者旗名日月為常謂畫日月于其端天子所建言常明也故為常久之義書云盤庚遷于殷張守節云自湯已下號商至盤庚改號曰殷上章言商此變言殷者彼主孫子之世系言則邇其開基之始此主國亡而臣服于周言則但以亡時所稱之國號稱之各有攸當也朱子云諸侯之大夫入于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葉氏云春秋傳晉士起是也庸本臚字當通作旅言衆也解見六月篇敏說文云疾也殷士衆多皆疾行從商之孫子以助祭也裸將于京二句一氣讀下不接殷士句言當王行裸禮之時而殷士之助祭者皆服常服以趨事有如此也裸說文云灌祭也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

享先王注裸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  
特牲云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  
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  
灌乃後獻腥獻熟賈公彥云凡宗廟之祭迎尸入戶坐  
于主北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尸得之涇地祭訖  
之奠之不飲尸為神象灌地所以求神也祭統云祭有  
三重焉獻之屬莫重于裸周禮注云將送也按將字从  
寸寸者手也謂以手送之也孔云宗廟之祭以裸為主  
于禮王正裸而后亞裸則裸將主人之事矣周人尚臭  
舉裸將以表祭事見殷士助祭耳不必專助行裸也愚  
按裸將與將裸不同周禮天官小宰凡祭祀贊裸將之  
事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裸將鬱人詔裸將之儀  
與其節此裸將皆指王言謂王行裸禮以圭瓚酌酒送  
與尸也小宗伯職又云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裸此將  
裸指小宗伯言謂送瓚于王以行裸禮也今此詩明言  
裸將非言將裸正如孔氏舉裸將以表祭事之說其非

指殷士助送裸明矣京周京也按說文人所為絕高立  
曰京故天子所居亦以京名孟子引孔子讀詩至此而  
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劉向云王者  
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  
于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  
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  
民氓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厥作  
裸將指王也作猶行也常服猶云舊服即下文黼冕是  
也朱子云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  
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為戒也黼繡于裳解見采菽  
篇于章服之中專舉黼者未知何意殷制無考冕殷冠  
名說文無冕字按冕字从曰吁聲與冕同意古必有其  
字但說文偶遺之耳禮記云周弁殷冕夏收又云有虞  
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冕而祭周人冕而祭又  
云周人弁而葬殷人冕而葬蔡邕云冕冠周曰爵弁殷  
曰冕夏曰收皆以三十升漆布為縠廣八寸長尺二寸

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頭之色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筭禮記注云舁名出于幬幬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白虎通云殷舁謂之舁者十二月之時施氣受化舁張而後得牙故謂之舁又云厥作裸將常服黼舁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于周也熊禾云此見周家忠厚之至一代之興雖改正朔易服衣以示作新之政然考之詩書則一代之禮樂固未嘗廢也常服黼舁猶用商之衣冠也王訪于箕子稱十有三祀奔走臣我監稱五祀猶用商之紀年也一則曰商王士二則曰殷多士何嘗敢有一毫鄙夷之心其視後世亡人之國則絕人之祀衣冠禮樂能存先代之舊亦鮮也此皆出于疑慮之過而不知以公天下為心者周家忠厚之澤所以為不可及也蓋本草名爾雅訓進未詳其義舊說相傳皆訓為忠蓋絕無稽據按方言子蓋皆餘也周鄭之間曰蓋或曰子青徐楚間曰子自闕而西秦晉之間炊薪不盡曰蓋此其說



可信上施草下施盡薪者草之類也盡與燼通火之餘也又按桑柔篇具禍以燼陸德明本燼作蓋則古文燼蓋通用蓋知蓋之即為燼也王之蓋臣以目商孫子及殷士乃勝國餘燼云耳自裸將于京至此五句是一氣語言王方舉裸將之禮于周京凡助祭者畢至故當王行裸將之時而此商之孫子率其臣屬皆服其故國黼舄之常服助祭于廟為王之蓋臣也上言商之孫子與文王孫子相照此言殷士與凡周之士相照疑周公因成王祭文王廟遂陳及此非文王時事也無念朱子云猶言豈得無念也爾祖指文王也殷滅而周興非文王之德不至此爾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此與上章皆歸重文王得天不重商家命去悽惻上其監殷之意尚留在下章

無孝經左傳

俱作毋

念爾祖聿

作述

脩厥德

職韻亦叶

翻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屋韻亦叶職韻筆力翻

殷之未喪

去聲師克

配上帝

叶寘韻宜

大學

鑒

于殷駿

大學作峻

命不

易

叶寘韻

羊吏翻

賦也

聿通作

說文云

詮辭也

徐錯云詮理也理其事之辭也脩通作修說文云飾也

聿脩厥德三句俱主文王言德字从彳謂惠之見于行  
者內得于心曰惠外見于行曰德承上章言成王得無  
念爾祖文王之能修飾其德乎曰左右曰陳錫文王修  
德之實也所以得民心而受天命者其原正在于此漢  
元帝時頗政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  
上意匡衡上疏曰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  
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正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  
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用而復復之是以  
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  
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于遵制  
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太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  
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按漢宣之德無足言者

而匡之說詩則可謂深得其意矣左昭二十三年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隣諸侯卑守在四境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王土不過同慎其四境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引詩之意亦以修德屬爾祖時說皆指為勸王之辭非是又孝經子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章首引此詩其意以愛親敬親解念祖以不敢惡人不敬慢人解修德則修德乃自修其德亦斷章取義永言者謂長言之即歌是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樂記曰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蓋作此詩者欲王聞而警念故自言其歌咏于王側以動王聽猶上言於昭言於緝熙亦祿用嗟嘆之聲于句中中也配匹也命即假哉天命之命文王有左右陳錫之德足與天命相匹敵故多福歸之是其致福之繇皆自實

有以求之非倖致也文王無求福之心然修德而福來應即謂之自求可矣與早麓篇之干祿求福義同多福如上言福及子孫多士皆是孟子引此詩及太甲自作孽不可活之語而總斷之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又云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亦引此詩左昭二十八年晉魏獻子為政以賈辛為祁大夫將適其縣見于魏子魏子曰辛來今汝有力于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是以為義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于晉國乎觀此可以得詩人立言之意又桓六年鄭太子忽辭齊昏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則尤明于自之解者喪失師衆也未喪師三字最重命之去留只視師之喪與否耳朱子云上帝天主宰也克配者殷先王之德能與之相匹敵也

周書多士篇云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  
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此  
所謂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也今其後人何如哉詩人  
于此處偏含蓄不忍說出益覺其辭凜凜宜猶當也鑒  
孔云鏡也鏡照物知善惡故以殷為鏡知存亡言爾不  
可不鑒于有殷蓋近事不遠周所代也駿當依大學通  
作峻說文云高也莫高非天峻命即天命也易通作傷  
說文云輕也不易者得之不輕傷守之亦不當輕傷也  
大學平天下章引殷之未喪師四語而解之云道得衆  
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孟子云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  
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漢翼奉上元帝疏云臣聞三代  
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  
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  
莫非正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  
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  
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鄒忠肅云周室方

新之命即商邑已陳之命而今曰天所降喪之殷即異  
時天所保乂之殷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久矣其在子  
今麗億在廷何如木支之奕葉膚敏在廟何如周楨之贊  
襄黼黻裸將見為假哉可見為靡常亦可倘未能亶亶  
如文緝熙敬止如文厥德既陞爾  
躬是過其為喪師之績不難耳  
命之不易音異無過

陸云或  
作謁

爾躬

叶先韻  
居員翻

宣昭義問

豐本

有

豐本

虞殷自天

先韻亦叶真  
韻見首章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宥韻亦叶尤

韻初尤翻

儀刑

潛

論作

文王萬邦

禮記

作孚

叶尤韻

敷救翻亦叶尤

韻芳

郭璞云今以逆相止為過徐錯云徵繞使止也躬說文

云身也歐陽修云知天命之不易無使天命至爾躬而  
止真德秀云周至成王再世耳周公已憂其命之不延  
讀無過爾躬之一語至今猶使人凜然震懼况周公親

言之而成王親聽之乎亦猶堯之告舜曰天祿永終也以後世言之必且謂此不祥之語而古者君臣更相告戒不諱危亡如此斯其所以不危亡也宣字下从亘象回轉周匝之形故爾雅以為徧也昭明也宣昭者徧求此理之明徹與緝熙同義昭即熙也宣即緝也義問以義理相詢問也呂祖謙云宣昭義問所謂闡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天命之大非小智偏學所能與也有通作又鄭訓有為又孔云以上已有所行之事下復言之故知宜為又也虞爾雅云度也按古者山澤之官名曰虞以其能相度山澤故又訓虞為度周官出入自爾師虞是也又其字形聲皆與慮字相近疑古文慮虞通用殷專指已亡之殷不兼指未喪師之殷以上既言宜鑒于殷又言命在爾躬則意主于鑒其亡可知自天與周書召誥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語氣正同嚴云以義理詢問于人而又虞度殷之所以自天者殷之亡也實自于天天命無私可以為鑒也鑒殷之所以失必法文王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之下

所以得愚按殷之所以見棄于天不過在失民心耳蔡汝楠云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蓋體文王翼翼之心法也德之顯可繼命之時可久總在敬不惟問察之廣而又虞度于心其敬也至矣曰上天者見其高高在上與人相隔絕非人意所能測也載者乘車之名唐虞號歲為載取物終更始以年運而往為義此言載者亦謂天意轉運無常其子其奪不可控揣故以無聲無臭形容之臭者氣之總名天地間惟聲傳于虛奧達于微已非有形之物此并聲臭而亦無則窈冥之極也中庸因之以精擬至德之合天曰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于化民末也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儀朱子云象也按左傳有儀可象之謂儀刑毛云法也按訓法之刑當作刑字从井易曰井法也復古編云今經史皆通作刑而从井从刀之刑字不復用矣萬邦謂萬國之民也作說文云起也孚毛云信也按孚之為義卯孚也从爪从子徐鍇云鳥之乳



卯皆如其期不失信也鳥抱恒以爪反覆其卵故从爪也象法文王如其陟降在帝緝熙敬止以左右陳錫乎斯民則萬邦起而信我亦如文王矣人歸之外豈別有天與哉左襄十三年晉諸卿諫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昭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貽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緇衣篇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慝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按二書所引總借儀刑一語以明當取法前修之意于經旨無涉凌濛初云此篇詩體自二章以下首尾相銜王元美謂曹子建白馬篇祖此

## 文王七章章八句

左襄四年穆叔如晉晉侯享之工歌文王之三不拜韓獻子使

行人子員問之對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魯語亦云叔孫穆子聘于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歌文王大明繇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為肄業及之故不敢拜朱子云今按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于文王則不惟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為天子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惟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于商則不惟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章言絕商之禍不惟絕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子孫臣庶當以文王為法而以商為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為監而以文王為法也其于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矣故立之樂而因為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

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于天下也國語以  
為兩君相見之樂特舉其一端而言耳

蟋蟀唐風也成王十年封弟叔虞于唐其國風如此

班固地理志云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  
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周至成王滅唐而封弟叔虞  
于唐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  
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  
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孔叢子載孔子曰于蟋蟀  
見陶唐儉德之大也左襄二十七年鄭伯烹趙孟于  
垂隴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  
矣愚按此詩乃班書所謂深思之君子所作蓋唐叔  
虞始封時  
之風也

蟋蟀

說文

在堂歲聿其

豐氏本

莫

叶遇韻

翻

今我不樂

音

後

日月其除

叶遇韻讀如戌春遇翻

無已

杜預左傳注作以

大

音泰後同康職

思其居

叶遇韻讀如屨俱遇翻

好

去聲後同樂

音絡後同

無荒良士瞿瞿

韻遇

豐本作昭

賦也

蟋蟀

說文作蟋

蛸毛傳云

蛸也九

月在堂陸璣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

翅一名蜚

一名蜚

楚人謂之

蜚孫或作王

孫廣雅一

名起織幽州人謂之

趨織督促之言也里語曰趨織鳴

懶婦驚是也

蟋蟀一作青

蛸又名吟

蜚亦作吟

蛸羅願

云其聲如急織故幽州謂之促織

又其鳴時正織之候

故以戒婦功

春秋說題辭曰

趨織為言

趨織也織興事

遽故趨織鳴女作

魚而崔豹云濟南人謂蟋蟀為懶婦

非也許叔重謂蟋蟀為即且亦非也以夏生秋始鳴周

書小暑之日

溫風至又五日而

蟋蟀居壁淮南則云

蟋蟀居壁淮南則云

蟋蟀居壁淮南則云

蟋蟀居壁淮南則云

蟋蟀居壁淮南則云

秋靖蛩鳴白露

下靖蛩上堂按據此則

蟋蟀在堂蓋自

蟋蟀在堂蓋自

蟋蟀在堂蓋自

蟋蟀在堂蓋自

蟋蟀在堂蓋自

蟋居與與者西南隅也

比寒則漸近人易通卦驗曰立

秋靖蛩鳴白露下靖蛩上堂按據此則

蟋蟀在堂蓋自

蟋蟀在堂蓋自

蟋蟀在堂蓋自

蟋蟀在堂蓋自

秋靖蛩鳴白露

下靖蛩上堂按據此則

蟋蟀在堂蓋自

蟋蟀在堂蓋自

蟋蟀在堂蓋自

蟋蟀在堂蓋自

蟋蟀在堂蓋自

蟋居與與者西南隅也

比寒則漸近人易通卦驗曰立

秋靖蛩鳴白露下靖蛩上堂按據此則

蟋蟀在堂蓋自

蟋蟀在堂蓋自

蟋蟀在堂蓋自

蟋蟀在堂蓋自

秋靖蛩鳴白露

下靖蛩上堂按據此則

蟋蟀在堂蓋自

蟋蟀在堂蓋自

蟋蟀在堂蓋自

蟋蟀在堂蓋自

蟋蟀在堂蓋自

秋靖蛩鳴白露

下靖蛩上堂按據此則

蟋蟀在堂蓋自

蟋蟀在堂蓋自

蟋蟀在堂蓋自

蟋蟀在堂蓋自

蟋蟀在堂蓋自

七月已然矣毛以為九月在堂者以豳風有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之言可知九月尚在堂也聿通作眈說文云詮詞也引詩眈求厥寧今文亦作聿徐鍇云詮理也理其事之詞也莫晚也歲將盡如日且冥也孔云時當九月則歲未為暮而言歲聿其暮者言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為歲暮也此月未為暮也小明确云歲聿云暮采蕭獲菽采獲是九月之事也云歲聿云暮其意與此同也除去也鄭玄云今不自樂日月且過去不復暇為之也首二句言物不能安其常時不能限其去有無限咨嗟及時為樂正見過時則職業復生矣有不盡驚慌非泛泛言日月逝矣之謂已過大極也康本作糠从禾从米庚聲今文作糠省作康徐鍇云康空也米皮去其內以空之也詩酌彼康爵亦取空義又按史記前諸侯王表有中山糠王師古注糠惡諡也好樂怠政曰糠蓋以其蕭然自放無所用心如米皮之空其內而從風簸揚者然糠康字義俱同故後人因又轉訓

康為安樂也職爾雅云主也居張子厚云謂其位也言  
心中之所專主者惟在思其見在所居之位各有當盡  
之業也好猶愛也樂即今我不樂之樂荒者廣遠之義  
好樂過甚其情蕩然無復簡制也愚按此詩原不為及  
時行樂發論正意止在好樂無荒四字耳却從今我不  
樂倒翻來而急以正意喚醒唐中宗引羣臣宴集令各  
獻伎為樂張錫為談客娘舞宗晉卿舞渾脫張洽舞黃  
塵杜元琰誦波羅門呪李行言唱駕車西河盧藏用效  
道士上章郭山惲誦古詩兩篇誦鹿鳴蟋蟀未畢李嶠  
以詩有好樂無荒之語止之唐之君臣狂縱乃爾如之  
何不啟亂也瞿瞿解見東方未明篇有左顧右盼計後  
思前之意所謂良士即于瞿瞿見之虛摹讚歎祇為思  
居者加鞭非必真有此人而欲其就彼取法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

今我

不樂日月其邁

叶霽韻  
力制翻

無已大康職思其外

叶霽韻  
以計翻

好

樂無荒良士蹶蹶

叶霽韻姑衛翻賦也逝往也邁遠行也歲半其暮可驚也未幾而暮者

又將逝矣日月其除可惜也未幾而除者又已邁矣職思其外者歐陽修云廣周慮也嚴粲云前言思所居之位則在內之事皆入于念慮矣至于在外之事皆不可不慮朱子云蓋其事變或出于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蹶有僅與跳二義呂氏春秋云此蹶痿之機僵也狐援聞而蹶往過之跳也此當從跳義蹶蹶毛云動而敏于事也上章瞿瞿第寫其顧慮周旋之狀未見于為也至此則亟見于為矣輔廣云思之雖周而為之不敏則亦無益矣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

尤韻今我不樂日月

其怡

叶尤韻他侯翻

無已大康職思其憂

尤韻

好樂無荒良士休

休

尤韻賦也前章其暮其逝皆豫擬之辭此役車其休但據即境而言周禮春官巾車職云庶人乘役車

注云有方箱載任器供役者孔云收納禾稼亦用此車  
陳祥道云牛車也鄭玄云役車休農功畢無事也輔廣  
云庶人之役車猶休矣則君子可無一日之樂乎怡久  
也詩怡怡不歸之怡言今我不樂則日月其尚肯久留  
而待我耶徐光啟云唐詩言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今我  
不樂日月其怡有憂深思遠之意秦詩言今者不樂逝  
者其耄今者不樂逝者其亡有歎老拊髀之風讀此二  
詩可見風俗之異職思其憂即思其居其外之所可憂  
者不然思居思外所思何事惟專主于思憂而後憂庶  
乎可免也休說文云息止也从人依木休休者休而又  
休爾雅以為儉也樂而不淫不願乎外皆儉意也此瞿  
瞿蹀躞之根本舊以安閒自得解之未是鍾惺云出其  
東門以樂止思蟋蟀以  
思止樂極善居心人也

# 蟋蟀三章章八句

序云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  
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



自虞樂也馬融亦云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奢  
儉之中以禮為界是以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君  
諷以大康馳驅之節却敬為之說云國奢濟之以  
儉國儉濟之以禮晉自僖公之世俗尚固陋儉不  
中禮以蟋蟀比諷其終歲廢禮也蟋蟀十月在堂  
周以十一月為歲首十月歲畢是大蜡之時終歲  
禮樂不止十月而歲暮猶寥寥則禮壞樂崩矣是  
詩不必即作于十月一歲之中朝廷有食饗宗廟  
有獻酬邦國有賓興鄉有射里有社食以時用以  
禮烏可無財廢禮當時而廢樂也禮樂先王所以  
和上下調人情勞身焦思以天下為極枯是墨道也  
故詩人借為樂以廣其儉即致大康之戒所謂禮  
減而能進樂盈而能反中和之道忠臣弼諧之語  
里巷歌曲焉得有此愚按此說敷衍序義雖極潤  
大然所謂勸君行樂終非格訓且一章之中既勸  
于前復戒于後依文鋪叙覺費周旋朱子謂序與

詩意正自相反其見確矣但以為民間歲晚燕飲之作則似未然釋思居思外及良士瞿瞿等語自是士大夫聲口又申培說但云唐人相戒之詩不詳作者何人子貢傳闕文

天保祝王也成王遣周召二公營雒邑既成報命因

致其祝願之意

子貢傳云大臣所以報王也鄒忠盾云史記武王克商憂天保之未定于

是有營雒之意此詩之作蓋在東都既成後矣傳以為大臣報上其即周召之徒與按史記所載與逸周書及隨巢子微有同異今摘錄于此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飛拾滿野天不饗殷乃今有成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又曰定天保依天室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詹維伊毋遠

天室蓋意欲營雒也及成王即位追武王之意使召公相宅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書召詔雒誥之所為作此詩前三章俱以天保定爾一句發端通章語意亦與三誥相出入其為營雒後報命而致其祝願之辭無可疑者

天保

潛夫論作祿

定爾亦孔之固

叶遇韻讀如倨居御翻

俾爾單

潛夫論作

亶

厚何

潛夫論作胡

福不除

叶御韻遲據翻

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御韻

賦也保者抱持愛護之義曰天保者召誥云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與此義同受命于天故曰天保也定者不移之謂爾指王也歐陽修云詩人爾其君者蓋稱天以為言又劉辰翁云詩人爾君雖古人爾汝之常抑非此無以著其親愛諄至之情也孔甚固堅也雒邑既成基命始定卜世三十卜年

八百固孰如之又韓詩解云言天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義與此異俾爾以下望之也俾使也孰使之天使之思若啟行若翼是也君子謂之善頌善禱曰俾爾者猶卷阿言俾爾彌爾性單鄭玄云盡也即禮記惟為社事單出里之單與殫通用厚謂忠厚俾爾單厚諷以仁也周家以忠厚開基今厚而益盡其厚書所謂乃單文祖德也除沈括云猶易也以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以新易故也程子云除有消去之義福祉之來不問多寡其受之也皆若消去而常有者多益多受益也惟虛能受俾爾多益諷以虛也庶爾雅云侈也鄧元錫云天下之益無方俾王引受而何益不庶也易損之六五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莫不庶之謂也夫單厚自盡也多益盡人也內盡于己外盡夫物然後善美盡而大備下章所謂戩穀也詩人誦福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

屋韻

罄無不宜受天

必本德言之

百禄

屋韻

降爾遐福

屋韻

維日不足

叶屋韻

賦也自俾爾戩穀以

下亦以未然言與首章同意戩說文訓滅爾雅訓福今按

戩字从戈似無福義當以說文之訓為正引詩實始戩

商今文作剪謂剪滅也然此戩字訓滅則非詩意當通

作晉晉進也穀善也言日進于善而不已也聲爾雅云

盡也盡無不宜所謂宜民宜人也是也百禄謂多禄遐說

文云遠也不但受天之百禄而已天又將下與爾以廣

遠之福百以盛言遐以久言維日不足亦規勸之辭嚴

粲云滿招損謙受益故福祿雖盛而不自止足所謂吉

人為善維日不足也天下無德外之福詩人歸美之中

有貴難者寓若盡以為言福祿則全篇皆容悅之辭矣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

蒸韻

如山如阜

豐本作官

如岡如陵

蒸韻

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蒸韻

賦也自以莫不興而下

文云起也鄭玄云盛也爾雅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云謂土地豐正名為陸土地獨高大名曰阜最大名為陵應劭云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于山陵也岡爾雅說文皆云山脊也陵釋文云隆也體隆高也川之方至鄭玄云謂其水縱長之時也嚴云如山之高矣又復如山脊之岡則愈高矣如阜之大矣又復如大阜之陵則愈大矣此所謂興也山阜岡陵猶有定體故又欲其福之增增言加益也川本源深流長而方至則又盛長之初其增不可量也鄒忠肩云古人文字不拘拘板對有一勾而參錯者如論語迅雷風烈楚辭吉日兮辰良是也有兩句而參錯者如楚辭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及韓退之春與猿啗兮秋鶴與飛是也有一章而參錯以成文者天保之三章是也以山川為祝者蓋亦賦景以見志逸周書所謂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南繫于維水北因干

吉

周禮疏大戴禮儀禮周禮註俱作絜益蜀韓詩

郊山以為天下之大湊者也

註豐本為韓詩  
俱作圭為作惟  
饔是用孝享  
叶陽韻  
禴禮記註釋  
祠烝

嘗

陽韻豐本作祠禴嘗烝

于公先王

陽韻

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陽韻賦

也吉謂諏吉日劉公瑾云君臣諏謀祭日子旬有一日  
之先至次日乃卜所諏之日吉否如少牢饋食大夫先  
與有司諏丁巳之日至明日乃筮其日之吉凶也蠲通  
作涓涓者小流有潔之義樊光謂蠲除垢穢使令清明  
蓋以意通之也朱子云言齋戒滌濯之潔按齋戒謂七  
日齋三日戒之類致潔于內也滌濯謂澆濯祭器掃除  
宗廟之類致潔于外也為猶備也饔說文云酒食也方  
言以為熟食儀禮有饔饔注炊黍稷曰饔按饔字从食  
當只作食解魚酒言非也享說文云獻也孝以盡志享  
以盡物爾雅云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  
烝孫炎云祠之言食禴新菜可禴嘗嘗新穀烝進品物  
也董仲舒云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柶實冬上敦實

豆實韭也春之始所生也尊實麵也夏之所受初也杙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穀實稻也冬之所畢實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可也夏約故曰禘貴所初禘也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畢熟故曰烝烝言衆也奉四時所受于天者而上之為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禘即禴一說夏祭以樂為主故曰禴祠之為義謂品物少多文詞也按仲春之月祠不用犧牲圭璧及皮幣但多其文詞而已孔穎達云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自殷以上則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為祠以禘為大祭公鄭玄云先公也孔云周之所追太王以下其太王之前皆為先公朱子云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按史記公叔祖類生古公亶父世本作組紺鄭箋作諸塾世表作叔類先王太王以下也武王以王基肇于太王王季文王故追王三王孔云經于公上不言先



者以先王在公後王上言先則公為先可知周禮祀先  
王以袞冕祀先公以鷩冕朱子云文王時周未有曰先  
王者此詩必武王以後所作也君毛傳云先君也朱子  
云通謂先公先王也君曰者皇尸傳先君之意以嘏主  
人之辭尸以象神少牢禮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  
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卜者前知之謂  
前知爾萬年之壽無有疆畔境界使其長為天地山川  
之王華夏民物之君蓋極其盛而言雄詒所謂萬年厭  
于乃德王侔殷乃承叙萬年皆此意也黃佐云禮有五  
經莫重于祭此天保臣子所以欲人君奉祭而獲福也  
春秋之時有世室屋壞者有四不視朔者有烝以廩之  
餘者不敬孰甚焉惜無以是詩告之鄒云按雄詒周公  
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竹書成王七年王  
歸自東都立高圉廟此詩吉蠲孝享雖備舉四者之祭  
然亦因祀新邑而述之也

# 神之弔

豐本作邀

# 矣詒爾多福

叶職韻民之

質矣日用飲食

職韻

羣黎百姓

姓豐本作百羣黎

徧為爾德

職韻

也承上章祭祀言神即上先公先王是也弔本作逆說文云至也朱子云神之至矣猶言祖考來格也一說弔恤也猶不弔昊天之多福即下文所稱是也質本以物相貽說文云贈遺也多福即下文所稱是也質本以物相贅之義徐鍇云實也事疑虛以人物實之也朱子云言其質實無偽日用飲食而已日是日日之日用者轉字如易利用享祀之用李廷機云飲食質也質即平也今人但肯耕食鑿飲朝饔夕飧此外無事豈不是唐虞世紀蔣悌生云此詩不以福言福而以德為福不以德言德而以質實為德可謂知所本矣人君茅茨土階菲衣惡食躬行于上正欲導天下之人去奢而即儉禁偽以存誠也今也斯民惟事乎耕田鑿井樂其日用之常無慕乎浮華侈靡之習無事乎虛妄譎詐之風如是則民物安阜于下人君端拱于上所謂多福孰有加于此哉

又云周尚文今詩人不以文稱周民而以質言何哉周  
之文所以美者以其有質為之本也文滅其質又惡足  
稱乎論周之文當參攷于此羣說文云單也徐鍇云羊  
性好羣故从羊黎通作驪說文馬深黑色為驪故黎有  
黑義禹貢厥土青黎史記作青驪是也朱子云猶秦言  
黔首也百姓毛云百官族姓也繇羣黎而推之百姓蓋  
繇民而推之于臣故下文以偏言之為爾德者鄭云言  
則而象之偏臣民之所為皆爾之德堯典所謂百姓昭  
明黎民於變時雍是也夫允升大猷成王自謂膺受多  
福道洽政治康王自謂膺受多福使民若臣皆徧為爾  
德非多福之實而何味爾德二字亦舍規諷鄒云召誥  
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又  
曰予小臣敢以王之雠民百姓君子越友民保受  
王威命明德皆所謂羣黎百姓徧為爾德者也  
如月

之恒

蒸韻釋文  
作維韻同

如日之升

蒸韻

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

蒸韻

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

章蒸韻賦也此一章俱承上

云弦也古本亦作絙絙大索也有弦之義當從之鄭云月上弦而就盈乳云弦有上下知上弦者以對如日之升是益進之義故知上弦矣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于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也後漸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云體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于後亦漸虧至晦而盡也以取漸進之義故言上弦不用望升通作昇說文云日上也鄭云日始出而就明面所向之山謂南山非謂終南山也壽以堅固言騫毛云虧也閔損字子騫取虧損之義按騫字从馬說文云馬腹繫也徐鍇云馬腹病也今訓為虧者當是馬腹以被繫而致虧損故徐又解為馬腹病也崩說文云山壞

也曲禮疏云自上墜下曰崩不寤是無虧損指山之一處言不崩是無傾覆指山之全體言松解見竹竿篇栢解見栢舟篇茂爾雅註云枝葉婆娑也王逸子謂木有扶桑梧桐松栢皆受氣淳異于羣類者也莊子謂受命于地惟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故獨舉松栢之茂言之恒升壽茂皆以王者之遐福言年壽悠長運祚綿遠皆是也或者不知其誰何之辭曰無不曰或皆指羣黎百姓言也承說文云奉也受也臣民承奉上德從今依始未有窮極亦更無虧減維詰所謂其永觀朕子懷德是也一說無不爾或承即蒙上松栢言亦通言無不憑藉爾之大德而受其庇蔭也

### 天保六章章六句

序云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朱

子謂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與古註意同是則羣臣嘉賓使臣

兄弟朋友凡有燕者皆歌此詩不幾于雷同虛文乎善乎蘇子由之言曰古禮廢矣不可得而知也愚不敢信又按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郎顗曰四始之缺五際之厄應劭以五際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孟康則引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又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為革命一際也辰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又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四始之說與毛詩序異其理更不可曉以俟知者

清廟維邑既成諸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所歌也

出蔡邕獨

斷王褒云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申培說云  
周公成雖也奉成王見諸侯作明堂宗祀文王以配  
昊天上帝率諸侯祀之而作此樂歌按尚書大傳云  
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  
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  
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烈德澤然後營雒以觀天下  
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靈各攻位于其庭周公  
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  
禮樂又云卜雒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  
犧牲制禮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  
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太廟之中續乎其猶模繡也  
天下諸侯之悉來逮受命于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  
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  
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侃然淵  
其志和其情愀然若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  
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鄭玄云文王遷豐鎬作靈

臺辟雍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于王城又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謂明堂即文廟耶鄭荅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愚謂明堂之作不始于周公自武王之時業已有之樂記曰武王克殷祀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然亦不獨武王有之淮南子言神農之世祀以明堂新論亦云神農氏祀明堂有蓋而無四方又通典曰黃帝拜祀上帝于明堂則明堂為祭祀之所自上古而已然矣諸儒皆言周公營雒邑始立明堂當自是雒邑之明堂惟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禮本昉于周公孝經以此贊周公之孝而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所云嚴父蓋主周公尊文王而言也文王有盛德宜享此盛禮武王未受命一切制度俱所未遑至周公始能成之假使文王無周公則雖有盛德亦過佚而不彰矣以此論孝孝孰加焉後世不達此義但誤執嚴父二字以為凡為人子而有天



下者必尊崇其父以配天而後為孝西漢孝武始建明堂固以高帝配矣其後又以景帝配唐初以元帝配其後以高祖太宗配及孝和時以高宗配明皇時以睿宗配永泰時以肅宗配元和時以順宗配穆宗即位以憲宗配宋初以宣祖配後以太祖配既而真仁英神徽諸宗皆相繼而配莫有能正其失者惟東漢明帝時以光武配饗明堂迄章安而後不變識者稱為近古善乎司馬光之推言之也曰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已訓高宗曰祀無豐于昵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為孝貴于得禮而已孝經曰嚴父莫大于配天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于孝荅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為孝也朱子亦曰此是周公創立一箇法如此將文王配明堂永為定例

以後稷配郊推之自可見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了  
或又泥嚴父二字謂此禮自周公言之固為嚴父若  
以成王言之則是嚴祖何得云嚴父乎又祭法有祖  
文王宗武王之語注疏謂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以文  
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神則謂之宗  
文王為父配祭于上武王為子配祭于下何佟之議  
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  
故孝經以文王為父祭法以文王為祖也此蓋惑于  
鄭氏諸儒之說王肅駁鄭義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  
德祖宗自是不祧之名非謂配食于明堂者也審如  
鄭言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于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  
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于明堂者  
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  
之義旨也斯其論確矣然清廟我將同為宗祀文王  
之詩豈祭時俱歌此二詩乎今以小序及獨斷之說  
考之我將是季秋大饗帝時所用清廟乃雒邑初成

特奉文王以配帝之樂歌觀篇中東文之德對越在天二語固自可見即雒誥所謂王聲稱殷禮祀于新邑者非季秋大饗所用也周公于雒邑宗祀製此詩其季秋配帝別有我將之篇而此詩因移之以他用蓋有五處焉其一祭統曰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天子之樂也周祖文王故大嘗禘歌之也其一文王世子曰天子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陳賜謂養老必歌清廟下管象者以文王善養老故也其二仲尼燕居曰大饗兩君相見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夫君燕其臣與四方之賓第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而已大饗及兩君相見皆歌清廟管象者以開國之諸侯得與于配帝之祭肅雍顯相之贊播之聲詩榮莫大焉故于盛禮用之也其一明堂位曰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

登歌清廟下管象夫周公之廟何以得用此詩以此禮實始作于周公故追思而報之以重祭所以康周公非以賜魯也達此五者而升歌清廟之義明矣季本云自此至維清似宜合為一篇是說也愚有取焉夫維清之詩序所謂奏象舞也凡禮之言歌清廟者未嘗與管象相離斯其證也然而章分為三者以登降時所奏各有節序亦如古樂府一篇之中分為數解耳而後人不察乃真謂各自為一篇者誤矣試觀首章言於穆而次章亦言於穆首章言不顯而次章亦言不顯首章言東文之德對越在天而次章即以維天之命與文王之德並言又首章言清廟而三章亦曰維清其前後呼應井然可數此非同為一篇而何特以古文章句相沿已久姑仍其分篇之舊耳至孝經明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此詩及我將之篇乃但以天為言者蓋上帝原兼昊天及五帝而言以昊天尊于五帝故特舉天

以該之詳見生民篇又按樂記云樂之隆非極音也  
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  
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太羹  
不和有遺味者矣鄭玄云朱絃練則聲濁越瑟底孔  
也疏之使聲遲也唱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  
孔穎達云樂歌文王之德不極音聲故但以熟絃廣  
孔少唱寡和程大昌云凡瑟之絃練而朱之則其聲  
濁底竅洪疏則其聲遲用絲本以取聲而時貴其遲  
濁者正與玄酒太羹薦味而棄味者同一意度故曰  
遺音遺味也遺味遺音即與上文之謂非極音非致  
味者相發相應也鄭氏釋遺為餘失其旨矣至于一  
唱三歎則鄭謂三人從而歎之大戴禮傳亦曰清廟  
之瑟一唱而三歎之也漢去古未遠一唱三歎其言  
如此必有所受也陳僧叡智叙古今樂錄引尚書大  
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絃達越大瑟  
朱絃達越以韋為鼓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

聲不以鐘鼓竽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見文王者愀然如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此之謂也据此而言其三人從旁歎之者從於穆等語申以嗟歎至于三人也鄧元錫云郊之用鼔樂也廟之用犢牲也頌之歌清廟也一也清廟之歌一唱而三歎懸一鐘尚拊拊朱絃而通越皆交于神明之道也朱子云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

於

音鳥

穆清廟肅雝顯相

去聲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

天駿

禮記注

奔

豐氏本作奔

走在廟不

豐本作不

顯不

豐本作不

承無

射

禮記作數

于人斯

倪氏云詩傳謂周頌多不叶韻未詳其說然朱子又言一唱三歎者一人唱之

三人和之如今人換歌之類蓋每句而四人歌之則成四句已似一章而句末一字自然成韻賦也於毛傳

云歎辭也穆通作彖說文云細文也爾雅訓穆為美義

蓋取此清廟即明堂之太廟月令所謂中央土天子居

太廟太室者是也何以知之以茅屋之制知之左傳言

清廟茅屋而大戴禮亦言明堂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

以明諸侯尊卑漢濟南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其制

中有一殿四面無壁覆之以茅環之以水斯知清廟即

明堂矣蔡邕月令論謂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夏

世室商重屋周謂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

北曰玄堂中曰太室人君南面故主以明堂為名在其

五室之中央皆曰太廟饗射養老教學選士皆于其中

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

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

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雖各異名而事實一也晉袁準非之謂明堂宗廟太學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儒者合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謹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于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痕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之居而祭天于鬼神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人物衆多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明堂法天之宮故可以祭天而以祖配之按邕所言明堂為五室之一自不可易其以明堂之太廟為宗廟則非也如準所論故為得之而漢儒相傳或以明堂為文王廟謬矣又或謂文王廟如明堂制亦屬附會陳祥道云明堂之中堂曰太廟以其大享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



書與士虞以殯宮為廟則大享在焉謂之太廟可也楊氏云明堂者王者所居以出教令之堂非王者之常居也疏家謂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此言雖未可以為據然其制必凜然森嚴肅然清靜王者朝諸侯出教令之時而後居焉而亦可以事天地交鬼神于此地而無愧焉周人祀上帝于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說者乃以明堂為宗廟又為大寢又為太學則不待辨說而知其謬矣惟考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禮謂明堂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往往惑于二說莫知所決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隅也九室之制視五室為尤備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信如月令之說則為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也漢承秦後禮經無全姑以考工記觀之亦粗可見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為八大一尺言明堂之廣也南北七筵為六丈三尺言明堂之脩也五室象五行之方位有五方

則有四隅不言可知也夫有五方四隅則一堂之地裂而為九室矣又安得通而為一復有九筵之廣七筵之脩乎蓋明堂云者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享上帝配祖考者在是非七筵九筵之脩廣不能行也五方四隅亦惟辨其方正其位隨王者所居之月掌次以帷幕幄帟為之以詔王居以順月令以奉天道耳亦如所謂隨其時之方位開門是也此其大略也廟以清名獨見于此賈逵杜預皆以為肅然清靜之稱孔謂廟者人所不居雖非文王孰不清靜何獨文廟顯清靜之名鄭以為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謂祭文王也愚按說文訓清為明鄭說近之而義有未盡此當合天與文王而言以文王在此配帝故周公躬為之名孔所謂天德清明文能象天清明故樂記曰清明象天是天德清明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是聖人之德亦清明此其義也肅雖二句相連說肅說文云持事振敬也雖毛云和也解見思齊篇孔云既內敬于心且外和于色

顯明相助也鄭云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也呂祖  
謙云士虞禮祝辭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然則自  
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  
侯皆顯相也嚴粲云稱助祭之人曰顯相者謂其有顯  
著之德美稱之也濟濟多士解見文王篇呂云廣言助  
祭之人凡執事者皆在也秉文之德二句亦相連說秉  
持也手持禾為秉也文之德即所謂文王之德之純者  
對猶配也帝作邦作對之對解見皇矣篇越鄭訓為於  
蓋音之轉也在天之指昊天上帝及五帝而言文王  
與天合德故此顯相多士輩皆持舉文王之德謂可以  
配于在天之帝周公因之舉行宗祀明堂配帝之禮見  
其出于天下之公議而非周公以已意私為之也駿當  
依禮記注作遠說文云復也凡有事于廟中者往復行  
禮必非一次故曰遠奔走也奔爾雅疏云大走也走說  
文云趨也鄭玄云行而張拱曰趨又劉熙云疾行曰趨  
疾趨曰走在廟之在指助祭者言廟即清廟也不通作

不說文云大也解見文王篇承說文云奉也不顯即書之言不顯哉文王謨也不承即書之言不承哉武王烈也想穆王命君牙之辭必本諸此射彈射也解見思齊篇人汎指天下人言奉祭之顯相多士亦在其中斯語辭言文王有大明之德而武王能遵奉而大承之此其所以使天下人心悅誠服不起彈射之端假使丕顯不若文王則無以為後人丕承之地而指摘之來亦將有所不免矣語意只歸重文王上恭誓曰維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此之謂也又禮記大傳篇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于人斯此之謂也按此文引詩之意蓋主文王為周公之禰而

言亦如孝經  
嚴父之說耳

# 清廟一章八句

序云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朱傳從之鄭

云成雒邑居攝五年時李氏云周公之營雒邑見于召誥雒誥按召誥曰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則是周公營雒邑之時諸侯在也至于雒邑以朝諸侯則于書無所見呂云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也愚按朝諸侯率以祀文王之說蓋本于明堂位所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者其誣妄不經不待言矣或又謂此詩即雒誥所云王在新邑烝祭歲者然彼言文王驛牛一武王驛牛一則是文武並祭此獨言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既非兼武而言又武王亦無配天之事焉可強合也子貢傳闕文

維天之命清廟之第二章也

說見清廟篇

以太平告

序云太平

告文王也蔡邕獨斷亦云告太平于文王之所歌也蘇轍云文王受命未終而沒成王周公繼之天下太平以為文王之德之致也故以告之郝敬云頌告成功者也成王周公之世天下和平制禮作樂皆文德所貽故以告廟愚按觀篇中有假以溢我二語則所謂告太平者固亦近之但章首以天與文王對言明是宗祀配帝之語而篇末亦有冀望于天之意則此頌非但告文王乃所以告天耳善哉毛傳引孟子仲子之言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夫所謂天命之無極即此詩所云假以溢我也其所謂美周之禮者則美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帝之禮也孟仲子親受學于孟子彼所得于詩深矣後人自不解其義耳

維天之命於

音烏下同

穆不已

孟仲子本作似鄭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

不似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

左傳作何說文以溢傳

作恤廣韻作謚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通章俱無韻賦也

維發語辭命鄭玄云猶道也程子云天命即天道也以其用言之則曰命造化之謂也又云言天之自然者曰

天道言天之賦與萬物者曰天命於穆贊辭解見清廟篇箋訓為於乎美哉是也不已嚴粲云天之運行不已

也造化之機或息則其賦物者窮矣禮記哀公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

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開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成已而明是天道也於乎不

顯亦贊辭也於乎者歎美之聲若鳥之吁乎也不顯即丕顯也黃佐云在天為命即所謂元亨利貞在人為德

即所謂仁義禮智純本訓絲以音同金亦通作全禮記  
投壺二算為純一算為奇是也愚按大學解文王之緝  
熙敬止曰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  
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此所謂文王之德  
之全也中庸論至誠無息而引此詩曰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世之說者謂純釋  
至誠不已釋無息愚以為非也夫純與不已對言皆無  
息之謂非謂純然後能不已也純者全也德既無不全  
矣夫何止息間斷之有謂文王之純即天之不已可也  
若推其所以能純能不已者則誠實為之故曰誠者天  
之道也又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  
也此中庸之義亦此詩之義也大學之言緝熙則純之  
謂也言敬止則誠之謂也程子云天道不已文王純于  
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耦不已則無間斷先後范景  
文云大雅於昭于天在帝左右已見文王與天合德此



兩句咏歎深長更不若他處贊聖者言配言如分明文  
王一天矣鄒忠肅云此之謂配帝之樂歌乎假通作格  
升聞之義按假與假字形相似而假或作格因訛作格  
古文易王假有廟今文作王假有廟是假與假通也方  
言云梁益之間謂登曰格而禮記曰天王登假是假與  
格通也爾雅訓格為陞即格字義是格與格通也古文  
書假于上下今文作格于上下是格與假通也溢鄭云  
盈溢之言也朱子云盈而被于物也我周公代成王自  
謂也嚴云其者自期之辭收爾雅毛傳皆云聚也孔頴  
達云收者斂聚之義故為聚也郝云文王以聖德格天  
其餘澤波及我後人我當收之不敢失墜也愚按序以  
此詩為告太平者其意本此天休滋至惟敬德誠民以  
祈天永命則所謂我其收之者又左襄二十七年宋  
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以誣道蔽  
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左師  
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

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成之謂乎杜預注謂何以恤我  
二句為逸詩今按假字同遐而遐通作何故朱子以為  
聲之轉也溢字近恤故朱子以為字之訛也似乎宜即  
此詩矣然如此說則是望天與文王之有以恤我既于  
上下文氣不甚浹洽又不見序中告太平之意故定主  
前說駿通作峻大學引駿命不易作峻命不易可証峻  
說文云高也莫高非天故以峻言惠說文云仁也曾鄭  
云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孔云哀二  
年左傳云曾孫蒯賁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是雖歷  
多世亦稱曾孫也篤即中庸必因其材而篤焉之篤通  
作竺說文云厚也此屬望于天之辭言我于文王為孫  
既幸藉文王以受天之祐矣今日高穹之上庶其愛念  
我文王自我而後凡為曾孫者皆益篤厚之而不替也  
前以天與文王對言既又承言文王以德格天故福及  
于我末復欲天念文王之德而益厚其福于後人蓋交

互言之以  
足其意

#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朱傳申培說皆但以爲祭文王之詩而不能明其所用之

地子貢  
傳闕文

## 維清清廟之第三章

說見清廟篇

## 奏象舞時之所歌也

序云

奏象舞也蔡邕獨斷云奏象武之所歌也申培說以爲亦祭文王于明堂而奏象舞之詩按樂有歌有舞歌以爲聲舞以爲容聲容備謂之奏容所以象也故謂之象象舞者鄭玄以爲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春秋繁露云武王作象樂繼文以奉天墨子亦云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也孔穎達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至周公成

王之時用而奏之于廟詩人以今太平繇彼五代觀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為此歌也象舞亦名象武禮仲尼燕居篇所謂下管象武是也或分象為雒清武為大武者非是而孔又謂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是為象尤屬臆說推原其故以鄭于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諸篇所言升歌清廟下管象者彼皆解象為武王之舞其意蓋謂清廟與象若皆是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耳故孔申其義謂周推文德以先文王則武王為子道子道在堂下者上下之義也其迂滯不經至于如此嚴粲駁之云古樂歌者在上下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匏竹在下以管奏者皆曰下管春官太師帥瞽登歌下管奏樂器益稷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奏也季本亦云升歌在堂上所貴人聲象管在堂下則合樂而舞矣此其說良是所以知象舞為武

舞者以左傳言舞象箭南籥知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杜預注云文王樂也又見舞韶箭者杜云舜樂也曹氏云象有箭韶亦有箭說者謂以竿擊人曰箭然則執箭以舞即干舞也執籥以舞即籥舞也愚按舞象箭而歌雖清賈氏謂詩為樂章與舞人為節殆近之若舞箏則歌二南鼓鐘之詩所謂以籥以南是也武舞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舞則左執籥右秉翟故知象箭之舞原係武舞康成之解非無據而云然也蘇轍云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記曰十三舞勺勺大武也十五舞象象象箭也孔云春官大司樂六代之樂此象舞不列于六樂蓋大合諸樂乃為此舞或祈告所用周禮無之愚按此詩因雒邑成而宗祀正所謂告成事之祭耳又竹書成王八年作象舞呂氏春秋云民反王命周公伐之商人服象為虐子東夷周公遂以帥逐之至于江南乃作三象以嘉其德淮

南子亦云周樂大武三象棘下今按三象之樂無可考據要是成王所作固非武王之大武亦非文王之也  
象舞

維清

二字為句庚韻

緝熙文王之典

六字為句肇禋

二字為句

迄用有成

庚韻  
維周之禎

庚韻陸德明本作祺按清廟維天之命二章以唱嘆故皆不用韻而此章獨用韻者

時當合樂而舞非唱嘆之時也賦也維發語辭清即清廟也緝熙解見文王篇朱子云緝繼續也熙光明也典莊都云大冊也字从冊在刀上尊閣之也曰文王之典者猶云文王之故事也此蓋據象舞而言文王當時有七年五伐之事即尚書傳所云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者今悉以其功次第象之為舞而奏之于清廟之中則文王所行之往事明白如見故曰維此清廟之中所繼續而重為闡揚者

乃文王之典故也然文樂有文武二舞而此獨奏武舞者何大雅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故大其事而于配帝之祀特奏之也禮祭統篇亦云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境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境內樂之義也是則祭禮之用武舞經有明文詩禮所載若合符節又按禮仲尼燕居篇云孔子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陳祥道云德莫盛于文王之清廟事莫先于文王之象白虎通云歌在堂上舞在堂下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也繇此以觀是則管與舞皆在堂下于以示事于以象功則此詩所言文王之典其為指文王征伐之事明矣文王有此大功宜王而不王此季札所以曰美哉猶有憾也肇爾雅云始也當通作序解見生民篇裡孔云祭天之名周禮大宗伯職云以裡祀祀昊天上帝鄭玄云裡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

也鄭玄云文王始祭天而枝伐也孔云中候我應云枝伐弱勢注謂先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勢若崇侯之屬是也皇矣說伐崇之事云是類是禡類即祭天也愚按檇撰之詩曰芄芃檇檇薪之類之亦言文王將伐崇而先祭天之事迄爾雅說文皆云至也用猶以也黃佐云如小旻是用不集是用不得于道是用不潰于成用字同迄用有成者謂至今日用能成此王業也禡說文云祥也孔云祥者徵兆之先見者也周家有天下之祥早已見于文王肇禡之日其感格天心舊矣然則今日明堂之祀舉以配帝不亦宜乎一說周公始勅宗祀之禮所謂肇禡以文王配帝始于此也曰迄用有成者言舉行此禮至九獻之後此禮已告成也祭則受福故曰維周之禋周禋自鬼神享配上見猶禮運所言修其祀報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祐者亦通並存之鄧元錫云曰迄有成豈送神樂與推之豈清廟登歌樂維天之



命將饗  
樂與

維清一章五句

朱子以為亦祭文王之詩而謂詩中未見奏象舞之意且疑其有闕

文皆繇不深考詩義故也子貢傳闕

斯干落新宮也詩作于肇建維邑之時亦名新宮

子貢

傳以為落窺宮也申培說云王者落其新宮史佚美之愚按此即古新宮詩也儀禮大射之儀云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燕禮公與客燕儀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鄭注云新宮小雅逸篇也賈公彥云知在小雅者以配鹿鳴而言鹿鳴是小雅明新宮小雅可知朱子亦疑為此篇但謂未有明証愚以左傳宋元公賦新宮事繹之斷其為此篇無疑也左昭二十五年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叔孫昭子如宋聘

且逆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車轄即車  
牽篇杜注謂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  
為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然則宋公所賦必是此詩  
之末章咏乃生女子事正為婚姻發耳若大射燕禮  
下管俱用此詩所以荅鹿鳴而寓祝頌之意其云三  
終者當以首章發端語先為一終似續以下四章言  
宮室為二終下莞以下四章言生育為三終如謂此  
詩非新宮而新宮之詩果亡則後漢明帝永平二年  
詔亦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是新宮詩至後漢尚在  
何云亡也新宮之詩不亡則非此詩無以當之其不  
取詩中字為篇名而特以其事名篇者亦如常武之  
例儀禮定于周公此詩在儀禮中已有意必作于成  
王營雒之時所以知非還豐時作者以文王時尚未  
有子文王身為西伯不應生男章言君而無及王也  
所以知非都鎬時作者沈約謂武王既有天下始都  
于鎬今考武王在位六年而崩成王即位年已十三

則當武王為西伯時成王已生無緣此時方祝武王  
生子為王也所以斷為成王營雒時詩者以召詔中  
有庶殷攻位于維汭之語舊說謂位乃左祖右社前  
朝後市之位正與此詩言築室百堵相合又考營雒  
事在成王七年其時成王年甫二十春秋方壯正生  
子之時故并祝其生育之蕃而所生元子釗果能守  
文武之業繼統之後天下安寧刑錯不用號為賢王  
終周之世成康並稱差于熊羆之夢無忝且首章即  
以兄弟式相好無相猶為言蓋感管蔡之事惘乎有  
餘悲焉此詩殆必周公所作申說歸之史佚或未足  
信

秩秩斯干

叶先韻  
經天翻

幽幽南山

叶先韻  
翰旗翻

如竹苞

叶有韻  
補苟翻

矣

如松茂

叶有韻  
莫口翻

矣兄及弟矣式相好

叶有韻  
許候翻

矣無相猶

叶宥韻余救翻

矣賦也毛晃云秩本再生稻之名借為秩序字重言秩秩者毛傳云流行也

徐鍇云有序之貌兼此二義方明言其流行之有序也斯此也干毛云澗也按干通作澗韓詩考槃在澗作考槃在干可証山夾水曰澗又此叙雄邑風景則指澗水為言窈也深而又深故曰幽幽南面所對之山曰南山非終南山也天保篇亦雄邑既成之詩所云如南山之壽即此陸佃云干言源流之長也山言基址之固也竹言根本叢綴松言枝葉繁衍苞言其本茂言其末孔穎達云竹言苞而松言茂明各取一喻以竹筍叢生而本概松葉隆冬而不凋也愚按竹苞松茂皆表此地地色之美乃枚舉之辭其云如者孰如之主下文兄及弟矣為言兄弟相好則其根本堅固而不可搖其枝葉茂盛而不替所以擬之竹苞松茂也兄及弟矣謂同姓兄弟之國邨霍邨晉之屬皆是式發語辭相好言相親愛

也無與母異乃見成語非禁止之辭猶朱子云謀也言此時兄弟幸皆和好無有如昔日管蔡之相圖謀者故可以肇建新邑為四方朝會之地而鞏萬世子孫不拔之業也似作本續妣祖虞韻築

室百堵

虞韻

西南其戶

虞韻

爰居爰處

叶語韻

爰笑爰語

韻

爰笑爰語

韻

賦也曲禮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此章言宗廟也似說文云象也按古今註廟之為言貌也所以彷彿先人之容貌即此似字意也續說文云連也自妣而下祖廟不一連續而立之謂之為續即天子七廟是也又鄭玄讀似如已午之已孔氏解之謂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已地此其說不經甚矣妣鄭云先妣姜姬也孔云知妣是姜姬者以特牲少牢祭祀之禮皆以其妃配夫而食無特立妣之廟者春官大司樂職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妣先于祖用樂別祭則周之先妣有不繫于夫

而特立廟矣閼宮生民說姜嫄生后稷以配天為周之王業則周之先妣特立廟者惟姜嫄耳此妣文亦在祖上故知是姜嫄也祖先祖不斥號諡則后稷文武兼親廟亦在其中司樂七廟同用樂言先祖以總之明先祖之文兼通諸廟也按古樂祀姜嫄為先妣尊之也今樂祀后稷以下之先祖親之也又周禮春官守祫職下奄八人註疏以為天子七廟通姜嫄為八廟廟一人故奄八人築說文云擣也主下文百堵而言室者總名對堂則自半已前虛之謂堂自半已後實之為室通舉則與宮皆為所居之通稱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是也爾雅又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百堵解見鴻鴈篇堵高廣各一丈百者非一之辭槩舉之也以其為宮室之堵牆故曰築室百堵下文西南其戶則又特于百堵內首指宗廟而言考工記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周禮小宗伯職云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註以為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皆

夾治朝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左宗廟尚尊  
尊半門曰戶單舉之也合二戶則為門矣廟在朝之左  
與朝皆南向其內則南其戶其外之通于朝者適在廟之  
西故曰西其戶如今之朝內太廟制可想見自外以及  
內故先言西而後言南古人立言各有依據或謂舉西  
南以該東北非是爰爾雅云于也宗廟非居處笑語之  
地此皆主妣祖而言禮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蓋事死  
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廟貌之中恍若妣祖于焉陟降  
于焉優游上文之所謂似意正如此觀下三章皆言  
君子而此章獨無之則可以悟詩人之意之所屬矣

約之閣閣

樂韻周禮  
註作格格

掇之橐橐

樂韻陸德明  
本作柝柝

風雨攸除

叶御韻

鳥鼠攸去

御韻

君子攸弋

叶御韻讀如豫弋茹翻  
陸本作吁賦也此章

言廩庫也首二句主垣墻言中二句兼棟宇言約說文  
云繩束也鄭云謂縮板也孔云若今之墻粧爾雅云檝

謂之棧大者謂之棋長者謂之閭按今築牆者每束一版必以二長棧貫其兩端使不動搖所謂閭也極通作極說文云擊也孔云如極棧之極正謂以杵築之也索所以盛土徐錯云字書有底曰囊無底曰索以非一索故曰索索按鄭以極為搗土孔謂搗者以手平物之名取壤土投之版中搗使平均然後極之此所以有資于橐也易云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除朱子云亦去也鄭云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其堅緻則鳥鼠之所去朱子云言其上下四旁皆牢密也君子謂王者也後放此芋毛訓為大鄭訓為憚陸改為吁義俱難通按戴侗云芋尊鵠也古通作預別作預然則芋即是預蓋取預備之義知其主廢庫而言也廢乃畜牧之所庫則財用攸藏若風雨鳥鼠最為廢庫之害故特言之古人云壯哉鼠雀亦庫中之事也

如跂斯翼

職韻

如矢斯棘

職韻

韓詩作枋

如鳥斯

韻



革

叶職韻訖力翻韓詩  
豐本俱作翔云翅也

如翬斯飛

叶支韻讀如  
擬虛宜翻

君子攸

躋

叶支韻讀如脂蒸夷翻  
之宮室何休云天子諸侯

賦也此下三章始言所居  
有寢曰高寢路寢小

寢今按高寢之制未詳路寢亦名大寢所以聽政制如  
明堂三禮義宗云天子宮方一千二百步三分四為路

寢之前一為路寢之後此章所言則路寢也  
釋文云脚跟不著地也翼嚴粲云如論語翼如也之翼

人舉踵則疎臂翼然如鳥舒翼也蓋堂既高而體勢又  
方嚴故其象如此棘通作亟歐陽修云急也矢行緩則

枉急則直謂廉隅繩直如矢行也陸佃云自其四中視  
之則如跂斯翼自其四角視之則如矢斯棘革本作輕

說文云急也徐鍇云束物之急莫如鞅今省文作革按  
鳥革之屬古謂之革鳥言其急疾也此以簷阿軒翥之

勢言簷是屋之前後正簷阿是棟邊飄出之側簷翬雉  
名爾雅云伊雉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呂大臨

云覆以瓦而加丹雘有文采而勢騫舉也陸云左傳曰五雘為五工正雘其一也雘蓋中央之雘南方曰鵲東方曰鵲北方曰鵲西方曰鵲如鳥斯革以言其勢之騫揚如翬斯飛以言其文之與散躋爾雅云陞也君子陞之以視朝聽政事也按周制天子之堂九尺以堂高言故曰陞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

庚韻 噲噲其正

諸叶庚韻 噉噉其寘

青韻 豐氏 君子攸寧

青韻 豐氏 君子攸寧

青韻 豐氏 君子攸寧

青韻 豐氏 君子攸寧

豐本作寘 賦也此章言小寢也在路寢之後亦名燕寢殖通作直按自堂下至門謂之庭庭與門相直故或又訓庭為直曰殖殖者合路寢燕寢之庭而通言之也逸周書大正解云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蓋謂路寢之庭又鄭保解云王在鄆昧其立于少庭則燕寢之庭耳覺通作梏禮記緇衣引詩有覺德行作有梏德行可証梏者械也廣雅云楹謂之柱說文云楹之言盈盈然對立之狀釋名云楹亭也亭

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齊魯讀曰輕輕勝也孤立獨處  
能勝任上重也今按柱之上有橫木承棟者其形似筭  
因名為枅亦名為構又名為櫨漢栢梁臺詩所謂柱枅  
構櫨相支持是也刻枅為坎傳于柱端有械之象故曰  
有枅其楹噲說文云咽也重言噲噲人衆而聲氣襍也  
正謂正朝之所在指路寢也噦說文云氣結也重言噦  
噦屋深而響逆也寢說文云幽也爾雅云幼也幼通作  
窈李巡曰深間之窈也指燕寢也其地洲邃故以寢稱  
寧通作寧安也庭之直楹之枅路寢燕寢同之而路寢  
則百官聚會之所但聞人聲氣噦噦然君子于此聽政  
而出治燕寢則人跡不容易至間有至者則其聲必噦  
噦然乃君子之所以休息而安身也攸寧專承其寢一  
言

下莞上簟

叶寢韻徒錦翻亦  
叶琰韻徒點翻

乃安斯寢

韻亦叶琰  
韻于倫翻

乃寢乃興

蒸韻亦叶東韻火官  
翻又叶陽韻虛良翻

乃占我夢

東韻亦叶蒸  
韻莫滕翻又

叶陽韻謨郎  
翻豐本作寤

吉夢維何維

潛夫論作

熊維羆

支韻

維虺維

蛇

叶支韻余支翻豐本作它後同

賦也莞草色爾雅

陸德明云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濮氏云莞又名燈心草下莞是鋪席其上則竹

葦之葦所以覆席孔云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故知竹葦也鄭以為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為歡以樂之

董氏駁之云按几筵莞筵蒲筵則有之而葦竹無施于席則知所以為寢也此承上章君子攸寧而言因紀當

日獲夢之奇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二寢字與燕寢之寢不同皆謂卧也興夙興也我代為成王之自我也乃占

我夢詢之人也占說文云視兆問也从卜从口會意問卜曰占今據夢而問其吉凶亦同于卜故曰占也吉夢

維何占者問也維熊二語成王自述其夢也熊羆皆獸名羅願云熊類犬豕人足黑色春出冬蟄輕捷好緣高

木見人自投而下亦以革厚而筋驚用此自快故稱熊  
經爾雅云罷如熊黃白文郭璞云似熊而長頸似馬有  
鬚高脚猛怒多力能拔樹木闢西野曰猊罷蛇也蟲名  
張魚云蛇能屈伸配龍騰陸佃云虺狀似蛇而小語  
曰為虺弗推為蛇奈何以此故也或以為蝮蛇者非果  
蝮蛇入夢將懼有凶徵而何吉之與有錢天錫云熊罷  
虺蛇俱耳目心思不及則朕兆之異可知王符云凡夢  
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詩  
云維熊維羆維維虺維蛇衆維魚  
矣施維羆矣此謂象之夢也

### 太人占之

支韻之羆  
蛇三字叶

維熊維羆

上見

男子之祥

亦祥相應為韻

維虺維蛇

上見

女

子之祥

賦也太人之稱非王莫當之所以知非指王者  
以前章皆稱王為君子故此太人朱子以為太

卜之屬是也按周禮太卜職云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  
二曰騎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致夢蓋謂有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

八

所以致是夢者。騎夢異夢。蓋謂非意所及者。咸陟。蓋謂無心之感。神魄升游。所至有見者。其屬有占夢之官。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愚按此六夢者。以三夢之別取之。則正夢。思夢。即致夢也。噩夢。寤夢。即騎夢也。喜夢。懼夢。即咸陟也。若此詩所夢。熊羆。虺蛇。當屬噩夢。噩者驚愕之義。祥猶兆也。徐鍇云。祥之為言詳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悟之也。陸云。熊羆。陽物也。強力壯毅。故為男子之祥。虺蛇。陰物也。柔弱隱伏。故為女子之祥。蓋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夢之吉凶各以其類至。嚴云。心清神定。則有開必先博物。通達則占事知來。熊羆猛獸。為男之祥。虺蛇陰類。為女之祥。昔人謂占夢無書。以意言之。殆近是矣。輔廣云。詳占夢之意。則先王致察于天人之際。可謂密矣。惜哉。其法之不傳。

也然後世之人情性不治畫之所為猶且昏惑迷亂而不自知覺則其見于夢寐者率多紛紜庠底未必與天地之氣相流通其間縱有徵召之可驗者亦須迂回隱約必待其既驗而後可知想古占法雖存亦未必能盡信也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

陽韻

載衣

去聲

之裳

陽韻

載弄之

璋

陽韻

其泣噲噲

陽韻

朱芾

豐本作市

斯皇

陽韻

本作煌

室家君王

陽韻

賦也此下二章皆未然事蓋因夢兆而預卜其將然亦頌禱之意也乃者將然之辭古者男女初生即表異之載之言則蓋音近也後俱放此牀說文云安身之座也莞簟所施之處寢之以牀貴之也裳者下之飾衣之以裳臣道也孔云王子孫當為君而言臣者王肅謂無生而貴之也明欲為君父當先知為臣子也或云以他日衮繡之榮貴之亦通弄說文云玩也从升持玉弄之璋者以玉為戲具也毛云半珪曰璋孔云知璋半圭者

以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故知半圭也玉不用圭而以璋者明成人之有漸璋是圭之半故言漸也嚴云今考大宗伯以赤璋禮南方註謂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然則圭之首銳璋則圭體之半也一圭中分則為二璋也瓚有圭瓚瓚瓚瓚瓚勺也以圭璋為瓚之柄以裸于宗廟也又有璋玉以禮神及朝聘以為瑞此生男弄璋必不用祭器之瓚瓚當止是璋玉也又詩故云赤璋以禮南方弄璋南面之象也亦通此上三句俱見古人早豫教之法後章放此噲說文云小兒聲孔云其泣聲大噲噲然按噲字右施皇皇者大義知為大聲也后稷之呱實覃實訐楊食我之生也聞其聲知其必滅羊舌氏則其泣噲噲其為吉祥可知東坡賀人生子詩云試教啼者定何如嚴云今人以兒初生啼聲長而大為福壽朱芾斯皇解見采芑篇朱芾二字略斷所謂天子之芾純朱也斯皇者朱色



而襍之以黃所謂諸侯之節黃朱也室家者國與天下  
之通稱如瞻彼洛矣所謂保其室家胡安國亦曰王者  
以京師為室天下為家是也衆子為諸侯以君稱嫡長  
為天子以王稱言生子衆多他日者必將服朱赤之節  
以保有其室家而或為一國之君或  
為天下之王也先君子王取叶韻  
乃生女子載寢

之地

韻真

載衣之裼

叶真韻徒四翻說文豐本俱作襜韓詩作褻

載弄之瓦

叶真

韻魚

無非無儀

支韻亦叶真

唯酒食是議

真韻亦叶支

無父母詒

陸德明

罹

支韻亦叶真韻力置翻陸本作離賦也寢之于地卑之也女人法

地以示天尊地卑之意非謂賤之也裼通作褻說文云  
緇也孔云縛兒被也詩故云男子裳之出其手示有志  
于四方女子裼之并手足而裹之示無外務也瓦毛云  
紡磚也孔云以璋是全器則瓦非瓦礫故云紡磚婦人

所用瓦唯紡磚而已黃震云今所見紡無用磚者而瓦亦與磚為二物恐風俗古今不同爾嘗見湖州風俗婦人皆以麻線為業人各一瓦覆膝而索麻線于其上歲久瓦率成坎古亦豈有此事而詩人因指之與郝敬云紡用磚以鎮車朱子云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曹大家云古者生女三日卧之牀下弄之瓦磚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非通作誹謗議也左傳云有儀可象謂之儀孔云以婦人少所交接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棣棣之多丘氏云婦人尚靜默不當有所是非尚質慤不當為威儀又鄭云儀善也婦人無所專于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鍾惺云無非易知無儀難見趙母勅其女慎勿為好尚不可為而况惡乎即此意也亦通議說文云語也一曰謀也詒適作貽說文云贈遺也罹說文云心憂也惟酒食之事是謀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朱子云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

五飯審酒漿養始舅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自無非無儀以下預期其長大有家之後其行如此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儀禮左傳皆以為新宮

序云宣王考室也劉向亦云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蓋本序說云爾愚獨斷其不然者以宣王既熊羆入夢則所生必是賢子乃繼宣者幽至于身之不保周室遂東則此夢亦不靈甚矣不靈之夢是夢幻也聖人何錄焉舊所以相傳為宣詩者意無羊之詩是宣王時事篇中亦有太人占夢之語因遂彙作一處而并屬之宣耳又按禮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考也釁也總名為落落

者樂也此詩不獨營宮室亦立宗廟而獨以考之一字該之于義亦未為允

洵酌召康公教成王以豈弟化庶殷也豈以强教之

弟以悅安之

序以此詩為召康公所作申培說及朱傳因之皆以為召康公戒成王之詩鄭

玄云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及歸之成王將蒞政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為左右書序云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公名奭康其諡也所以知為教成王化庶殷者以尚書召誥知之其文曰太保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王先服殷御事此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匪彛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蓋召公惓惓欲王以德化庶殷若此玩詩意殊似而古說又以為召康公之作其與召誥相表裏明矣强教悅安則孔子

之釋豈弟也與興  
意合定是正解

河酌彼行潦

舊皆為句

挹彼注茲

支韻摯虞云古詩九言者河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

屬是也讀與舊異

可以饒

陸德明本作饒豐氏本作饒

饒

叶支韻許羈翻亦叶紙韻昌里翻

豈

家語荀子呂覽韓詩外傳俱作愷禮記作凱

弟

荀子呂覽韓詩外傳俱作悌

君子

亦叶

有韻濟口翻

民之父母

有韻亦叶歛韻姆鄙翻與也河說文云滄也滄之為言寒也爾雅云遠

也按洞字从同同者野外也趙頤光謂洞有遠義遠有寒曠義酌通作勺說文云挹取也行潦毛傳云流潦也

孔穎達云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挹說文云抒也徐鍇云從上酌之也彼彼大

器也注說文云灌也茲此也此小器也孔云遠酌取置之大器挹來乃注于小器以潦水泥濁置之水器以澄

之注小器而用之所以轉經二器也饒說文云滌飯也  
修者久泔也泔者潘也潘者浙米汁也浙者汰也字書  
云一烝米也朱子云烝米一熟而水汰之乃再烝也  
饒說文云酒食也可以饒饒者嚴粲云言可濯沃饋米  
以為酒食也豈通作愷說文云康也弟者次第之義順  
之意也君子朱子云指王也孔云一人之云父母有父  
之尊有母之親也逸周書云周公曰生之樂之則母之  
禮也政之教之遂以成之則父之禮也父母之禮以加  
于民蘇轍云流潦水之薄也然苟挹而注之則可以饒  
饒言物無不可用者是以君子之于人未嘗有所棄猶  
父母之無棄子也或曰雖行潦汙賤之水苟挹之于彼  
而注之于此則遂可以饒饒孟子曰雖有惡人齊戒沐  
浴則可以祀上帝季本云蓋欲人君舍短取長不錄人  
過也如此則中養不中才養不才而可以為民父母矣  
表記云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豈弟君  
子民之父母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樂而無荒有禮

而親戚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  
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韓詩  
外傳云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為民父母何如  
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  
也殖盡于已而區略于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愛而不  
奪厚施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不善惕然掩  
之有其過而兼包之授衣以最授食以多法下易縣事  
寡易為是以中立而為人父母也築城而居之別田而  
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親尊故父服斬縗三年為君  
亦服斬縗三年為民父母之謂也又云度地圖居以立  
國崇恩博利以懷衆明好惡以正法度率民力稼學校  
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勸善懲奸  
紕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防患禁奸止邪以除害接賢  
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強詩曰愷悌君子荀子云  
彼君子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  
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

者也以上數則俱是此詩本意又呂氏春秋云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按以長大解愷悌于字義無據孔子閒居篇云子夏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于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于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家語云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顏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皆借辭立義非為詩作解也

洞酌彼行潦挹

彼注茲可以濯壘

灰韻

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叶灰韻

古回翻興也濯

說文云澣也毛云滌也義同壘本作搯解見卷阿篇孔云春官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壘是壘為祭器也卷耳云我姑酌彼金壘則燕饗亦有壘愚按壘者貴器可以濯壘言其可以貴用之也上章言可以饒餽但譬養



成其材此則材既成而將見之用矣攸所也歸猶依投也君子以豈弟為德于天下之人教之則無類立之則無方宜其為民之所歸心也鄧元錫云豈弟大德也王者以無怨怒為大德行潦耳而洞酌之而挹之又從而注之雖濯疊以祀可也率斯術也以往強教悅安有一毫疾頑至成心哉是豈弟之德也

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隊韻亦叶真韻巨至翻又叶未韻居氣翻

子民之攸暨真韻亦叶未韻於既翻又叶隊韻古代翻興也漑本水名毛傳以為清也孔云特

牲注云濯漑也則漑亦是洗名謂洗之使清潔也季云可以濯漑則無物不可濯非但一疊而已以喻人才養成無所用而不可也暨通作臬與也義與假樂篇同攸暨猶攸歸也非君子有豈弟之德能為民父母其何以致之孟子曰河海之于行潦類也聖人之于民亦類也故行潦所以比民也雖然未盡也夫行道上之流潦其

穢濁必與凡水不同愚以是知詩意為殷之遺民染紂汚俗者之況也而舊說皆以行潦興豈弟君子不倫甚矣自召康公于詩書以此義告成王與周公申誥多士多方同一意緒厥後周公既沒王命君陳尹茲東郊亦曰爾無怠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蓋所得于周召之訓者深矣金履祥云殷自中葉以來士大夫世家巨室殖貨慢令風俗浸不美盤庚一嘗正之歷高宗諸賢君風俗固嘗正矣至紂又以沈酗驕奢倡之一時風靡而又為天下逋逃主聚諸亡命是崇是長凡億兆之心如林之旅計皆是物蕩無廉恥一旦周師至則倒戈迎降之不暇爾武王入殷固已慮之曰若殷之大衆何太公亦已有誅斥之意矣獨周公不然而兼包容之然商民之意得氣滿終不若在紂之日故其後從武庚以叛于是分遷畿甸而處之而誘之亦殊勞矣跡商民之所為自秦漢言之坑戮誅夷之而已

矣而乃待之如此此乃周公之德而所以為周家之忠厚也王應麟云殷民既化其效見于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而不背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

### 汭酌三章章四句

舊本皆作章五句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

有道也按左隱三年周鄭交質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藇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風有采蘋采蘋雅有行葦汭酌昭忠信也序說本此豈知左氏特斷章取義耳而援以釋經可乎朱子誠其疎是也然朱子于取興之意亦自未解其云行潦尚可饒饒豈弟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乎或為之暢其說謂行潦無本豈弟有源饒饒濯罍之用可數父母斯民之德無量是皆牽強附會

不成義理子

貢傳闕文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任賢保治也成王三十三年遊

于卷阿召康公從

自三十三年至此出竹書紀年文

因王之歌作此

以為戒

出自朱傳申培說同也于無逸則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

愚按周公之戒成王

于逸于遊于田于立政則曰繼自今立政其勿用儉人其惟吉士是詩為遊觀而作而篇中又惓惓以吉士吉人為言其為告成王之詩明矣況又有竹書足據乎黃佐云卷阿之樂固召公之所深慮也然召公之作旅獒恐武王之玩物而喪志也其詞直者何也以武王大聖人也而又當君臣同心之際故直也卷阿之作蓋恐成王之逸遊或至于流連也其詞婉者何也以成王中材之主也而又當君臣危疑之後故

不得而不婉也要  
之各有攸當焉耳

有卷者阿

歌韻

陸德明本作栗

風自南

叶侵韻乃林翻

豈弟君子來游

列女傳作遊

來歌韻

以矢其音

侵韻阿歌南音隔句各韻興而賦也卷說文云膝曲也

故毛傳訓曲也阿說文云曲阜也按曲阜名卷阿則其曲之貌也飄爾雅說文皆云迴風也孔穎達云阿之曲者風無去路鄭玄云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興者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阜然其來也為長養民王安石云有卷者阿則虛中屈體之大陸飄風自南則化養萬物之迴風不虛中則風無自而入不屈體則風無自而留愚按此興意但諷王受言未及求賢之事蓋召公將有所進戒于王慮其扞格不入故即所見以起興有卷者阿興下文豈弟君子飄風自南興下文以矢其音豈通作

懷說文云康也故晉世顧愷字長康弟說文以為韋束  
之次第順之意也君子指成王也曹居貞云豈弟君子  
樂于循理而已故詩人美人君之德必以豈弟言之游  
本旌旗之旅借以為飄揚自得之意來游來歌謂王來  
游而歌也末章惟以遂歌之歌指此天音康公自言賡  
歌也矢者直指之意臣以詩陳于君前故曰矢其音則  
此詩所言是也輔廣云有卷者阿言其地也飄風自南  
言其時也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言其事也召  
公從成王來游于卷阿之上時有飄風自南  
而來成王樂而歌之故公因陳此詩以為戒

伴

豐氏本作

泮  
魚

豐本作  
作渙

爾游

尤韻

矣優游爾休

尤韻

矣豈弟君子俾爾彌

爾性似

爾雅注  
作嗣

先公

爾雅注公  
下有爾字

酋

尤韻

矣

賦也伴說文云  
大貌與說文云

取與也字从升从魚省升音拱疎手也徐鍇云魚營求  
也取之義也爾指王也後放此伴與爾游者言大取此

地而游之以為王所游故大之也優通作優說文云行之和也休說文云息止也字从人依木優游爾休者言王以神情和豫而來游遂止息于此也俾使也此與下二章言俾字詞雖若祝而意實主諷說文無彌字本作彊弛弓也性字从心从生人受仁義禮智之德于天生而此四德皆藏于心謂之性也彌性與周書召誥言節性反者心放則性失必時時檢束之勿使放逸節之義也養定則性恬縱任之而已不事矜持彌之義也然此亦只在游豫上說按鄭箋解伴與為自縱弛之意王肅非之云周公著書名曰無逸而云自縱弛也不亦達理哉孫毓亦云忠臣戒君而發章令自縱弛非直方之義也唐孔氏為申鄭意云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為自然逸矣子之燕居申申如也是縱弛之狀無為而治其弊也與是自逸之事召公教其求逸勸使任賢此則達者之格言萬世所不易何以為達理之談非直方之義也

愚按孔說辨矣然召公實非教王以縱弛其曰俾爾彌爾性者微詞也正意乃在似先公首一語若曰使王若能勤于政事如當日之先公則亦可以久享此逸矣似說文云象也呂祖謙云似先公者召公周之尊老故其祝成王遠本先公不忘舊也祝之所以戒之也首久也按首本繹酒之名其字从酉水半見于上酉者酒也酒久則水上見而糟少也故周禮注云酋者久遠之稱酒以久熟者為善因名酒官為大酋方言亦云久熟曰酋似先公首以壽考言不曰先王而曰先公者周之先公多壽王季壽百歲文王壽九十七歲至武王為天子而壽乃不及故但言先公也言外欲王思先公所以居此久者其必非以逸游為事可知矣又劉敞云召康公何以不欲成王似先王而獨曰似先公乎曰周王之時周之先王惟有文武文武皆聖人不可似也是以欲成王似其可及者則莫若似先公也然則聖人不可及而大賢有可到非其不欲其似先王也智不能也黃樞云漢



文之時賈誼為之痛哭流涕如禍患之迫乎其後誼之憂國誠深矣然其言太過而無優游不迫之意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于此則一不之信然後知康公之戒君其言亦有法也

爾土宇阪章亦

孔之厚

有韻亦叶麋韻後五翻

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

主

麋韻亦叶有韻當口翻

矣

賦也土土地也字本屋邊之名此當以邊垂言左傳在君之字下是為邊

垂也阪說文云大也章通作彰明也阪章二字對言蘇氏謂大而且著是也阪屬土謂混一無外章屬土謂疆界劃然孔甚也曰厚者有基圖鞏固不可動搖之意百神以土宇內之衆神言之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主猶依也周昌年云主字內便有常字意凡不常者只如過客一般不得為主必常而後可以言主呂云天子者百神之主也苟以逸欲虧其性則天位難保將無以主百神矣愚按天子統臨萬方諸侯咸視傲焉故臯陶戒

舜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王誠念及主萬方之百神也將勤于政事之不暇而何彌爾性之為乎勸一諷百召公之謂與爾受命長矣陽韻弗爾雅注祿爾爾雅注康陽韻

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

陽韻矣賦也受命謂受天命而為

天子也長以歷年多言黃佐云成王即位共三十有七年無逸謂自三宗后人君類皆短折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其稱祖甲享年之永亦惟曰三十有三年然則成王即位十年以後三十七年以前皆可謂之長無疑也況其初即位為三叔武庚所擾首尾凡六年矣其時必不暇為卷阿之遊也今得遊卷阿矣而曰伴奭優游曰土宇旼章曰弗祿爾康此亦可以見其歷年之久非復小眚訪落傍徨恐墜之時比矣弗草木蔽盛之貌祿即福也弗祿言福祿之來亦如草木之盛蔽無欠闕也康安矣安于王身也純通作全嘏說文

云大遠也郊特牲亦云長也大也皆指福言純主言其  
備嘏主言其久爾常二字相連說言爾常常享此純嘏  
之福也先言似先公既又進之于主百神至此更推極  
之于天命王而歷歷思及此也雖欲彌爾性而自服自  
逸亦有所不能矣輔云三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以廣王  
心而歆動之然後五章以下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繇則  
其言入之易而感之深也召公可謂能盡師保之道者  
矣朱子云康公戒王其始只說箇好意思告人法當如  
此

有馮

陸本作憑

有翼

職韻

有孝有德

職韻

以引以翼

見上

豈弟

君子四方為則

職韻

賦也人君能用賢然後可以優

游而享盛治故自此章以下皆以用賢

之事言之馮通作凭說文云依几也翼通作翊說文云  
輔也有馮有翼指大臣言蘇轍云在前則有馮在側則  
有翼愚按此與下文引翼相照大臣日在王側能引君  
故君以之為馮能翼君故君以之為翼漢世三輔郡其

左名馮翊取義本此孝者百行之本德者及物之源蘇云孝致于內德施于外謝枋得云求賢不取非常之才而止曰有孝有德何也曰孝于親者必忠于君取其孝正求其忠也唐虞以上取人以德無才德之分如皋陶九德皆才也舜舉八元八愷之才皆德也有德則才在其中矣引本闕弓之名借以為牽引之義以引者為引道其前使不迷于所往即孟子引君當道之引以翼者謂翼贊其左右使不怠于所行即虞書子欲左右有民汝翼之翼皆主啓沃言則法也王能得賢臣之羽翼則其德日修而可以為四方之法則也昔召公誥王惓惓以無遺壽考為言此詩作時雖周公已喪而芮伯彤伯卑公衛侯毛公之屬尚在所云孝德意即其人與呂云是詩雖戒求賢然咏歌以道之故其辭從容不迫至此章始明言賢者之益焉有馮有翼自成王言之也以引以翼自賢者言之也有孝有德之人在王左右以引以翼然後王德罔愆可以為四方之法也賢者之行非一

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故宣王之在內者唯云張仲孝友而蕭望之亦謂張敞材輕非師傳之器皆此意也

顥顥印印

陽韻

如圭

荀子中論俱作圭

如璋

陽韻

令聞

陸本作聞

令望

叶陽韻

豈

中論

弟

中論

君子四方為綱

陽韻

賦也顥說文云頭大也

武方翻

作愷

作悌

作悌

作悌

作悌

作悌

作悌

易有孚顥若之顥主君言印徐錯云傾首望也說文引詩高山仰止主臣言承上章言君臣相與于一堂之上

君端拱以仰臨其象則顥顥然臣精白以仰對其象則印印然猶書言穆穆在上明明在下也圭者君所執璋

者臣所執詳見棫樸篇兩璋之合則為一圭王有馮有翼與左右諸臣合為一體如圭之象左右諸臣以引以

翼亦協心內嚮以趣乎王如璋之象也令善也綱者網之大繩君明臣良同心同德則令聞令望皆歸于王遠

者傳其聲譽近者挹其丰采如此則豈弟君子信乎可  
以制命于上而為四方之綱也上章為則以德言此為  
綱以  
鳳皇  
詩記俱作鳳後同于飛翽翽  
說苑作  
其羽  
位言

亦集

豐本作桑

爰止

絃韻

藹藹

王多吉士

絃韻

維君子使

絃韻

媚于

絃韻

天子

絃韻

天子

絃韻

也鳳皇

毛傳云靈鳥仁瑞也

雄曰鳳雌曰皇爾雅

云鷗鳳其雌皇禽經皇作翬云翬以鳴鳴鳳鳳以儀儀

翬周書王會篇云西申以鳳鳥方揚以皇鳥大戴禮云

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為之長詩義疏云鳳在天為朱雀

陸佃云鳳鳥之美者能君其類而知時雌則美而不大

按京房易傳謂鳳皇高丈二而郭璞則云高六尺許豈

亦雌雄之異與又按鳳皇之象其說不一韓詩外傳及

說苑皆載黃帝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  
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鵠頸而駕腮龍文而龜身

燕頤而鷄喙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項揭義背負仁心信  
智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延頸奮翼五彩備明  
光興八風氣降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  
成惟鳳為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去則有災  
見則有福嚴照四方仁聖皆伏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  
則鳳過之得二者則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  
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沒身居之羅願云鴻前者軒  
也麟後者豐也蛇頸者宛也魚尾者岐也鸛頤者推也  
駕腮者張也龍文者緻也龜身者隆也燕頤者方也鷄  
喙者鈎也又說者曰出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  
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  
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  
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  
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論語摘哀聖云鳳有六像九苞  
六像者一曰頭像天二曰目像日三曰背像月四曰翼  
像風五曰足像地六曰尾像緯九苞者一曰口包命二

曰心合度三曰耳聽達四曰舌詘伸五曰彩色光六曰冠矩朱七曰距銳鈎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戶孝經援神契云王者德至鳥獸則鳳皇翔樂動聲儀云鎮星不逆行則鳳皇至樂叶圖云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皇至又禽經云青鳳謂之鵠赤鳳謂之鶡黃鳳謂之鸞白鳳謂之鸞紫鳳謂之鸞樂叶圖徵云五鳳皆五色為瑞者一為孽者四其四皆似鳳並為妖一曰鸞鸞鳴喙圓目至則疫之感也二曰發明鳥喙大頸至則喪之感也三曰焦明長喙疏翼圓尾至則水之感也四曰幽昌兌目小頭大身細足脰若鱗葉至則旱之感也人鏡經云凡五方之鳥皆似鳳而非也東方發明全身總青西方鸞鸞全身總白南方焦明全身總赤北方幽昌亦曰退居全身總黑中央鳥名玉雀亦曰鳳皇全身總黃以上諸說紛紛詭異羅氏謂其至蓋罕故孔子稱之而世好事者喜為之傳道務奇怪其章故千世而不合焉既考為希世之瑞夸而無驗極而必反則又推之以為孽皆



不足取其論達矣竹書紀成王十八年鳳凰見沈約注  
及古樂府皆言成王時鳳皇翔舞于庭王援琴而歌作  
神鳳操曰鳳皇翔兮于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  
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今按操辭固疑假託然觀  
書周公留君奭篇曰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者指  
召公鳴鳥指鳳也則前此召公未求去之時鳳固嘗至  
矣周公以鳴鳥之聞為考德之應故此以鳳皇至止興  
大臣在朝即前章所言有孝有德而居輔弼之位者也  
翽說文云飛聲也翽翽其羽言衆鳥也說文云鳳飛羣  
鳥從之以萬數陸佃云夫文凡鳥為鳳鳳總衆鳥者也  
古文作朋蓋四靈惟鳳能鳩其類故以為朋黨之字同  
門曰朋其類不一所從者一而已亦指衆鳥也對鳳皇  
故言亦集說文云羣鳥在木上也爰于也集于其所止  
之地其即後章所云高岡乎鄭云衆鳥慕鳳皇而來喻  
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鳥至因以喻焉  
嚴粲云鳳皇飛衆羽亦集猶大賢用而善類樂附之從

其類也舊說多以鸞鸞爰集為鳳鳥衆多曹居貞謂鳳皇希見之鳥不應羣飛之衆若此此自是正理若唐孔氏引中候握河紀云鳳皇巢阿閣譙樹言譙譙在樹是鳳必羣飛白虎通亦云黃帝之時鳳皇蔽日而至是來必衆多要皆茫昧不足信譙說文云臣盡力之美也與爾雅解合字从言葛聲非从艸謁聲也或以為艸木之盛多誤矣王鄭云王朝也吉說文云善也从士从口徐鍇云口無擇言也會意愚按易云吉人之辭寡正與制字意合大約有德者必簡于言臯陶論人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周公言立政惟用吉士而復申之曰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可知吉士即常人也身無擇行則口無擇言此吉士義疏也士者任事之稱君子即前數章所稱豈弟君子指王也使謂任用之媚說文云悅也吉士雖多惟在王之任用之則必能各修其職以博王之歡悅也朱子云既曰君子又曰

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黃佐云按書成王命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欲其媚于天子也成王中材之主而其言若此召公以老臣將順其亦有諷諫之意乎守成之世喜承順而惡忌諱唐虞言事君則曰汝無面從此豈成王之所能及哉

鳳皇于

飛颺颺其羽亦傳于天

叶真韻  
汀因翻

藹藹王多吉人

真韻維君

子命

叶真韻  
眉辛翻

媚于庶人

見上  
附麗之義

賦之興也傳通作附取  
天以興王朝吉人即

吉士也就其人言則但曰人自其効用于王朝言則變稱士命即使也命之以所居之職所為之事也媚于庶人言有以得民之歡心也上章言媚于天子嫌其類于以邪媚為悅也故此章質言之若曰媚庶人乃所以媚天子耳黃佐云成王之時泰之時也嘗讀易而得其說矣泰之為卦雖吉且亨然聖人懼焉故謂無平不陂又

慮陰皆失實者蓋變二四則至于豐可憂變上下則又于否不利聖人深恤將來而預圖保之其設戒深矣惟九二一爻乃人臣之正位上應六五之賢君為得其中周公立爻辭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以四者為治泰之道蓋世道久安則法度弛而習成誕慢欺蔽矣驟然改圖近患先起不可不包以大量也人情久逸則紀綱縱而下趨委靡陵替矣恬然安之將又愈甚不可不革以猛力也衆志久寧則變故少而無復深謀矣遠而慮之必周庶事不可以遺遐遠也時勢久順則人情肆而至于私昵惡德矣約而正之必絕黨與不可以私朋比也召公欲用馮翼孝德之賢以成君德而為四方之綱是則慈祥者進而有所謂包荒者矣篤實者進而有所謂馮河者矣上而媚君下而媚民則遐遠無不周矣吉人彙征愼士自遠則朋比無所私矣召公立意蓋與易合其得保

泰之道哉

鳳皇鳴

庚韻

矣于彼高岡

陽韻

梧桐生

庚韻

矣

于彼朝

豐本作鼂

陽

韻王充論衡作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葦葦萋萋

叶支韻

雖雖

論衡作唯唯

嗒嗒

叶支韻

堅夷翻又豐本

此移翻

六句鳳皇于飛其鳴將將其翼若干其音若簫有鳳有皇樂帝之心云石經有之賦之比也此與下章較上

三章又深一意此章專言鳳皇所集之處欲王優禮大臣有加而無已則有孝有德之大臣可以常留而不去

也先是周公明農之語而召公亦有求去之思意成王所以待大臣必有未盡其道者故惓惓及此高岡高

山之脊也梧桐本二木名爾雅云觀梧又云榮桐木郭璞皆以為梧桐後人遂混而一之非也羅願云梧者植

物之多陰最可玩者青皮而白骨似青桐而多子蓋桐有青赤白而青桐又有有實無實之辨今人以梧之青

亦曰青桐云其生莢如箕之相對綴箕上多者至五六成材之後樹可得實一石食之味如芡古今方書稱丸

藥如梧桐子者蓋倣此也莊子曰空閒來風桐乳致巢  
蓋子生纍然似乳鳥悅于得食因巢其上亦猶枳棋之  
來巢以味致之也此木易生鳥銜墜者輒隨生殖其畦  
種者是歲可高一丈古稱鳳皇集于朝陽梧桐之上豈  
亦食其實耶梧亦良木孟子謂場師舍梧櫨而養楸棘  
則為賤場師明梧者場中所貴也此木雖不中樂器然  
堪車板盤合木牒等用桐名榮者桐以三月華蓋自春  
首東風解凍蟄蟲魚獺鴻雁皆應陽而作惟桃桐之作  
華乃在衆木之先其榮可紀故名桐為榮也周書時訓  
曰清明之日桐始華桐不華歲有大寒蓋不華則陽氣  
微陽氣微則寒可知已又易緯曰桐枝濡毳而空中難  
成易傷須盛氣而後華蓋以經言始華有遲之義桐  
與梧既異而桐之中又有數種陸佃亦云梧一名櫨即  
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華淨妍雅極為可愛  
故多近齋閣種之梧橐鄂皆五馬其子如乳綴其橐鄂  
生多或五六少或二三故飛鳥喜巢其中桐木華而不

實即白桐也。白桐無子，冬結似子者，乃是明年之華房。  
爾雅曰：榮桐，木即此是也。賈又曰：華而不實者曰白桐。  
實而青皮者曰梧。桐今炒其實，噉之味似菱芡。桐有三  
輩：青白之外，復有岡桐，即油桐也。陶氏曰：桐有四種：青  
桐、葉皮青似梧而無子，梧、桐色白，葉似青桐而有子，白  
桐與岡桐無異，唯有華子。爾岡桐無子是，作琴瑟者皆  
不足據。青桐即今梧，桐白，桐又與岡桐全異。白桐無子，  
材中琴瑟岡桐子大有，油與陶氏之說正反。今按詳觀  
諸說，則此詩所云梧、桐，乃爾雅所云櫟、梧者。絕與榮、桐  
木無預。櫟、梧生實，故鳥喜棲之。莊子：桐乳致巢之說，可  
據。若桐有三種，其白桐與岡桐或當如陸氏之說，惟青  
桐與櫟、梧相似，而櫟、梧有子，青桐無子，此其所以為別。  
櫟、梧相似，故亦號之為桐。然不欲沒其本名，因又名之  
為梧。桐也。陶隱居之說：青桐、梧、桐得之然，不宜以梧、桐  
混于諸桐之中。若陸氏謂青桐即今梧，桐則尤混矣。道  
甲書言梧、桐不生，則九州異主，注云梧、桐以知日月正。

閨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為一月至上十  
二葉有閨則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閨何月也爾雅云  
山東曰朝陽孫炎云朝光見日也毛傳云梧桐不生山  
岡太平而後生朝陽陸云梧性便濕不生于岡邵博云  
梧桐百鳥不敢棲止遜鳳皇也古語云爾驗之果然舊  
說皆以鳳皇比臣梧桐比君愚謂陽乃君象若梧桐為  
鳳皇所棲在高岡朝陽之地亦猶輔弼大臣所居乃近  
君之位耳高岡者朝廷之比梧桐者大臣爵位之比按  
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皇止于東園食常竹實棲常梧  
桐終身不去萋萋說文皆云草盛也此則借以狀枝葉  
茂密之貌雖本鳥名即鵲鵲也其同產者飛鳴不相離  
故狀聲之和者取之喈說文云鳥鳴聲徐鍇云聲衆且  
和也鳳雖希有之物然經合雌雄而言明非一鳳比立  
朝之大臣亦非一人也按王充云禮說瑞命篇云鳳鳴  
曰即即皇鳴曰足足詩云雖雖喈喈此聲異也使聲審  
則形不同也使審同詩與禮異世傳鳳皇之鳴故將疑



焉按黃帝使伶倫制十二簫聽鳳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少皞氏以其鳴不十二律故設鳳鳥氏之官以為歷正舊謂鳳鳴若簫故帝舜之世作簫以象之及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大老云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小音金大音鼓而論語摘袞聖則云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飛鳴曰郎都知我惟黃持竹實來羅願以為譯者即其音而附之聲也蓋其說之不一如此蘇云鳳皇鳴于高岡將欲得而畜之則植梧桐于朝陽以待之使梧桐之盛至于萃萃萋萋也則鳳皇鳴于其上雖雌雄喈喈矣鄭云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劉公瑾云梧之萃萃萋萋者人君待賢之盛禮也鳳之雌雄喈喈者羣賢和集之德音也比意蓋如此愚按中庸言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孟子言與共天位與治天職與食天祿即此詩託喻萃萃萋萋之意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

歌韻亦叶支  
韻章移翻

君子之馬既閑且馳

支韻亦叶歌  
韻唐何翻

矢詩不

多

上見維以遂歌

韻亦叶支韻居支翻  
朝雖多吉士而猶恐野有遺賢欲王之

賦也此章言王

旁求之也車馬皆所以待徵聘錫予之用者庶衆也多  
說文云重也字从重夕夕者相繹也徐鍇云繹之言尋  
也今日復尋前日之事是為多也故重日則為疊重夕  
則為多且多云者猶言不止于衆而已且重一倍也閑  
當通作嫺爾雅云習也馳說文云大驅也既閑且馳者  
言不徒閑習法度能鳴和鑾清節奏而已且可以疾驅  
直騁無不如意真良馬也輔廣云王今既有車馬衆多  
而且閑習將安所用乎亦惟招延禮待賢者于無窮可也  
不明言其事蓋欲王自得之也矢詩即首章所云矢音  
彭執中云詩所以言其志而音則聲之成文者其實一  
也曰不多者見中心所欲言非矢音所能盡不然此詩  
以章計者十以句計者五十四不為不多矣遂禮記疏

云謂中也朱子云猶書所謂賡載歌也王來游而作歌計此時事亦甚快臣之夫詩維以申遂王之所歌欲王長享此樂耳此詩雖以戒成王還為賡歌而發故語多諷而無規切之詞

#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言

求賢用吉士也毛鄭泥其說謂吉士必賢者而後能用因解豈弟君子為賢者然篇中如四方為則四方為綱明是贊天子之語豈人臣所敢當且通篇惟贊美賢臣亦非賡歌王前之體嚴氏則以為召公欲王留周公而作謂周公自為康公慮周公歸政天下之重負以聽王之所自為康公慮周公歸政之後成王涉歷尚淺任用非人故作卷阿之詩反覆歌詠欲以動悟成王若曰是豈弟君子也可以輔君德可以儀百辟可以總衆職可以司進退人物之權今欲歸政矣王所倚仗者誰歟以詩語印

之頗屬近似然于末節言車之庶多馬之閑馳終屬難解及考竹書成王十八年鳳凰見二十一年周文公薨于豐至三十三年方有卷阿之游則此詩之作乃在周公薨後當成王初政固未嘗游卷阿而亦未嘗有鳳鳴之事嚴之臆說不足信也子貢傳闕文

凱風衛七子自責也能盡孝道以慰母心焉

季本云衛有七

子不能安其母之心故作此詩以自責無怨言也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所謂過小必奉養有闕而其母憤怒諸子欲自勞苦耳非謂衛之淫風盛行而其母欲嫁也如此尚得為小過哉愚按武王之誥康叔曰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予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汝乃其速繇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所云作罰者謂罰其子繇子不孝故致父不慈也又曰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

罔政在厥邦蓋欲康叔以教化先之也此詩邠人所  
作以不能得毋歡心而負罪引慝若此其所感于康  
叔之化者深矣昔者季札觀樂于魯為之歌邠鄘衛  
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今觀三  
國之詩絕無有言及康叔之事者愚特舉是詩以當  
之又按康叔封衛在武王時書康誥篇言孟侯朕其  
弟小子封是也其無有邠鄘二國在成王時逸周書  
作雒篇言俾康叔宇于殷史記言周公旦以成王命  
興師伐殷以武庚餘民封康叔居河淇間故  
商墟是也是詩乃邠風故宜系之成王之世

凱風自南

叶侵韻  
女今翻

吹彼棘心

侵韻

棘心夭夭

叶蕭韻  
於喬翻

母氏

劬勞

叶蕭韻憐蕭翻  
雅云南風謂之凱

興也凱本

作愷說文云康也爾

雅云南風謂之涼

風西風謂之泰風陸佃云凱風言其情谷風言其自涼  
風言其德泰風言其交李巡云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

樂故曰凱風自南方而來也棘說文云小棘叢生以並束徐鍇云小棘故以並束低小也詩詁云棘如叢而多刺木堅色赤叢生人多取以為藩歲久無刺亦能高大如棗木色白者為白棘實酸者為棘棘亦名酸棗按傳云豫章以木稱郡酸棗以棘名邦是酸棗即棘也沈括云棗獨生高而少橫枝棘列生卑而成林以此為別其文皆以東束音刺木芒刺也束而相戴立生者棗相並橫生者棘也不識二物觀文可辨陸佃云棘性堅強費風之長養者其心之生更難于幹四時纂要云四月棗葉生凱風之時也孔穎達云母性寬仁似凱風已難長養似棘羅願云八風南曰景風凱風既曰自南方當景風白虎通曰景風至棘造實蓋吹彼棘心者將以趣其造實郝敬云棘小棗叢生以比七子也天通作秋說文云木少盛貌徐鍇云謂草木始生未幾而先長大也勛勤勞劇也其勞頻數謂之勛勞嚴粲云凱風自彼南方長養之方而來吹彼穉弱之棘心至于天天然

少長則風之為力多矣興母以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  
身至于少長則母亦病苦矣母之養子于少時最勞苦  
故于天天言劬勞朱子云本  
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真韻

豐氏本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真韻 興也月令注云大

上章言棘心天天是棘之初生風長之也此不言長之  
狀而言棘薪則棘長已成薪矣鍾惺云棘心棘薪易一  
字而意各入妙嚴粲云棘心喻子之幼少棘薪喻子之  
成立朱子云棘可以為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興子  
之壯大而無善也聖者明達之稱善者賢淑之稱鄭玄  
以為有睿智之善德孔云此母氏聖善人之齊聖皆以  
明智言之非必要如周孔也令善也朱子云以聖善稱  
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愚按韓退之作文  
王拘幽操云臣罪當誅  
今天王聖明與此同意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

叶麋韻 後五翻

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虞韻興也通典云寒泉在濮州濮陽縣東南浚城水經注云濮水

枝津東逯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即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世謂之高下渠非也言子賴母以有生猶浚民賴寒泉以為養舊以寒泉興七子浚民興母難通我七子向當幼小之時固賴母氏劬勞以有今日即今成立之後而母氏之勞苦尚無時不然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愛慕之情何能已已乎

覲睨

太平御覽作簡簡

黃鳥載好其音

侵韻

有子七人莫慰母

心侵韻

興也覲說文云出目也一云好視也睨本作睨說文云大目也趙頤先云从完何猶言目全體也

覲以視言睨以目言乃注視凝眸之貌俗訛以為黃鳥之聲非也黃鳥解見葛覃篇載之言則蓋音近也好其音者興其辭今順也慰說文云安也孔穎達云論語曰色難又內則云父母之所下氣怡聲是孝子當和顏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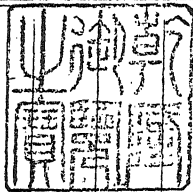
順辭令也今有子七人皆莫能慰母之心繇顏色不悅辭令不順故也自責言黃鳥之不如也愚按七子怨艾之深全在一莫字見其中亦宜有一人能養且悅者而今無有也不獨引為已非亦寬為母地矣

### 凱風四章章四句

序云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

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朱子則謂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然此亦序錄詩者之意耳固未為甚謬乃集傳亦取其淫風流行不能安室之說則恐未必然夫有子七人既皆成立母年亦當邁矣而尚欲嫁耶子貢傳亦云寡母欲去而子自訟焉賦凱風申培說則云邨人母不安其室七子自咎而作總之勸襲序義固不如季氏之說較為近于人情乃自孟子解此詩而引孔子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之言以明之漢儒熊氏遂以舜彈琴歌南風為即此詩則紕

繆甚  
矣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之下